

紀錄彙編卷之二十八

平漢錄

宋濂

史氏曰胡元亂華天地晦塞譬諸食獸人得而驅之也友諒奮臂蓬湖提戈荆楚遂能屢破堅城卒僭尊位可謂勇矣然既成主帥復弑天完凶戾罕儔殘害無厭人謂項籍矯殺冠軍陰弑義帝大抵同矣及天命有歸真人首出諒不能委身江漢輸款闕廷而乃犯我龍江闢我洪都盛兵東下志意驕悍此何異桀陽之圍也卒之授首鄱陽鯨鯢盡殞何暇烏江之刎

紀錄彙編卷之二十八

萬堯齋

乎驅爵於林驅魚於淵蓋聖王之鷙獮爾余因據國史書之又明玉珍或云污人史云隨人故不書

陳友諒汚陽人本姓謝祖千一贊于陳遂從其姓父武藝嘗爲縣吏不樂會羅田徐壽輝與倪文俊兵起慨然往從之爲文俊簿書掾尋亦領兵爲元帥及文俊專恣心不能平元至正丁酉九月文俊謀殺壽輝不果奔黃州友諒因乘釁襲殺之遂并其軍自稱平章戊戌友諒攻安慶守臣余闕固守倚小孤爲藩籬命義兵元帥胡伯顏統水軍戍守友諒自上流直擣

山下伯顏與戰四日夜不勝奔還友諒進薄城下關

遣兵扼之俄而饒兵攻西門友諒兵乘東門既登城

關簡死士奮擊敗之友諒恚甚乃并軍樹柵起飛樓來攻闕兵分捍敵晝夜不得息友諒兵四面蟻集城陷闕死之夏四月破龍興路復破瑞州五月友諒遣康泰趙琮鄧克明等攻邵武又遣別將攻吉安路進破撫州八月破建昌路九月破贛州十一月破汀州已亥三月遣兵略衢州復遣兵破襄陽路六月復遣其黨王奉國攻信州元江東廉訪使伯顏不花的斤自衢往援破走其兵後數日又攻之復大破之友諒

紀錄彙編卷之二十八

四百六十
万

弟友德植木柵攻城益急又遣使來說降的斤數其罪而斬之王奉國遂穴地梯城晝夜攻之踰旬城陷的斤死之十二月陷杉關初徐壽輝聞友諒破龍興兵發漢陽南下江州友諒出迎而伏兵於城西壽輝既入門閉伏發盡殺其部屬惟存壽輝以江州爲都居之遂自稱漢王立王府置官屬事權一歸友諒

池州張德勝率我師往援至則守將趙忠被執城已陷矣乃設伏敗之斬首萬級生擒三千餘遂復池州

五月漢王友諒以重兵犯太平城陷殺其守將花雲
遂直犯龍江 太祖大怒命諸大將共謀擊之于石
炭山殺傷相當馮勝率敢死士直衝其中堅大破之
友諒僅以身免追至采石復與大戰友諒復敗而遁
遂復太平初友諒犯太平挾壽輝以行及太平陷急
謀僣竊乃於采石舟中佯使人詣壽輝前白事令壯
士持鐵錐自後擊之碎其首壽輝死友諒遂以采石
五通廟爲行殿稱皇帝國號漢改元大義仍以鄒普
勝爲太師張必先爲丞相羣下立江岸草次行禮值
大雨至略無儀節既而復還江州遣人約張士誠侵

紀錄彙編卷之二十八

四百二十七

紀錄彙編卷之二十八

四百二十八

我太平犯我建康今又以兵陷我安慶觀其所爲不
減不已爾等其厲士卒以從徐達進曰師直爲壯今
我直而彼曲焉有不克獻計者或謀以城降或以鍾
山有王氣欲奔據之或以決死一戰而走未晚也劉
基獨張目不言 太祖乃召基入內基曰先斬主降
議及奔鍾山者乃可破賊耳 太祖曰先生計將安
出基曰如臣之計莫若傾府庫開至誠以固士心且
天道後舉者勝宜伏兵伺隙擊之取威制敵以成王
業在此時也 太祖遂用基策督諸帥率舟師乘風
遡流而上遂克安慶長驅向江州距其都五里許友
諒始知之謂神兵自天而降大破之友諒挈妻子夜
奔武昌我師遂入九江獲馬二千匹糧十餘萬石旣
而友諒相胡廷瑞見江州已破遣使詣軍中請降平
章祝宗以南昌降壬寅春正月 太祖命宗從徐達
征武昌宗中道叛回據南昌四月始定期亂 太祖
曰得南昌是去陳氏一臂因命大都督朱文正統元
帥趙德勝等往鎮其地時友諒據湖廣張士誠據浙
西皆未下衆以爲蘇湖地肥饒欲先取之基曰士誠
自守虜耳友諒居上流且名號不正宜先伐之陳氏
旣滅取張氏如囊中物耳 太祖曰友諒剽而輕其

志驕士誠狡而懦其器小志驕則好生事器小則無遠圖若先攻士誠友諒必空國而來是我疲於應敵事有難爲先攻友諒士誠必不能踰姑蘇一步以爲之援朕所以取三寇者固自有先後也會友諒忿其疆場日蹙乃作大艦來攻洪都自爲必勝之計戴其家屬百官空國而來以兵圍城其氣甚盛號六十萬兵戴竹盾禦矢石用雲梯等攻具百道攻城文正城上發砲石擣木火箭無不破之敵晝夜環攻友諒親督促之意必拔文正主畫軍中分布諸將隨方應敵剪獲甚衆友諒復以所獲吉安守將劉齊朱華臨江

紀錄彙編卷之二十八

五

四百六十一

同知趙天祐徇城下文正略不爲動已而德勝中流矢死被圍日久音問不通文正遣捨命王請友諒營詐約於建康敵攻城益急文正遣捨命王請友諒營詐約日出降友諒信之緩其攻及期城上旗幟一新至暮不出友諒乃縛捨命王於城下絞之文正堅守以待援至初子明取東湖小漁舟夜從水關潛出越石頭日夜行晝止半月始達建康見太祖具言其故上問友諒兵勢何如子明對曰友諒兵雖盛戰鬪死者亦不少今江水日涸賊之巨艦將不利用又師久乏糧若援兵至必可破也太祖曰歸語文正但堅守

紀錄彙編卷之二十八

六

四百六十二

結營劉基期以金木相犯日決勝負敵舟不敢出糧且盡壬戌友諒計窮冒死突出欲由禁江口奔還武昌太祖麾諸將邀擊之舟聯向北隨流而下自辰至酉力戰不已友諒是日中流矢貫睛及顱而死擒其太子善兒諒自稱帝至死僅四年年四十四其平

章陳榮姚天祥已下悉以樓船軍馬五萬來降定邊乘夜以小舟載友諒屍及其子理徑武昌復立理爲帝改元德壽我師復圍之甲辰春正月大祖建國號吳二月以武昌圍久不下乃親往視師督諸將擊之擒其元帥張必先既而遣羅復仁入城諭陳理使

紀錄彙編卷之二十八

七
三百七
方

紀錄彙編卷之二十八

八

三百八
十

降遂率其太尉張定邊詣軍門降凡府庫悉令理自取城中民多饑困命給粟賑之於是湖廣江西諸郡相繼皆降乃封友諒父普才承恩侯理順德侯友諒弟友富歸仁伯友直懷恩伯弟友仁追封康山王命有司塑像歲祀焉後普才徙滁州徙高麗

附錄
平江漢頌

宋濂

天命皇上爲億兆生民主旌麾所向悉臣悉庭初以軍旅之師興濠泗間遂撫淮南平江東攻浙東西

蠻滿望無際己丑焚僞平章舟刈戮餘二千辛卯復

下之版圖所入方數千里定都江左發政施仁戴白

之叟垂髫之童涵泳至化皞皞熙熙如承平時干時

陳友諒據有江漢之地僭居大號賊殺其主脩蒙衝

虧驅烝黎如蹈水火不自度力又集蜂蠻之衆直窺

豫章三月不解皇赫斯怒乃召羣臣于庭而告之

曰陳虜不道敢屢予侮昔者蕩搖我邊方侵軼我姑

孰同仇耻慶切我金陵賴爾一二臣隣之力攻而敗

之子亦親覆其穴巢中宵竄走假息武昌予不忍追

殲之冀其悔禍以自逭於天刑癸卯之夏乃復圍我

豫章是其凶德無厭自取殄滅此天亡之時天之明

威子不敢不順唯爾熊羆之臣不二心之士尚弼予以成厥功羣臣曰都於是右丞臣達叅知政事臣遇春帳前親兵指揮使臣國勝同知樞密院事臣永忠臣通海備厥戎器簡厥師徒以俟七月癸酉上躬擐甲胄袞也祭纛龍江帥樓船數百蔽江而上陳虜

大纛解圍而退丁亥與我師遇鄱陽湖之康郎山戊子上分舟師爲二十屯命達遇春永忠突入虜陣

呼聲動天地矢鋒雨集砲聲雷鎚波濤起立飛火照

耀百里之內水色盡赤焚溺死者動二三萬流屍如

酣戰虜將張定邊素號梟猛 上親禦之將士皆死

史氏之采錄云其詞曰

戰歷一二時遇春等左右夾擊殺士卒無算張中矢百餘而退潛保鞋山不敢吐氣我師亦據湖口扼彼喉衿列柵南北江岸置火筏中流水陸嚴戒以候其發八月虜食盡遣舟五百艘掠糧都昌又爲我大將所獲壬戌虜計窮冒死突出將上趨九江 上命諸將一時俱合其大戰如戊子自辰達酉督戰益急友諒中飛矢斃于舟中癸亥降其衆五萬 上命釋之不戮一人凱歌而旋舳艤相銜旌旗飛翻不疾不徐委蛇而來萬姓歡迎俯伏道左山川草木皆有喜色

紀錄彙編卷之二十八

九

卷之二十八

告廟飲至行賞論功賜遇春田若干永忠田若干其餘將士資金繕有差臣稽在昔曹操治水軍八十萬來攻孫權而周瑜黃蓋敗之於赤壁符堅發長安戎卒六十餘萬騎二十七萬以侵晉而謝玄謝石敗之於淝水然赤壁不過一焚而走淝水亦不過軍亂而奔初未嘗大戰也而史臣具書之以爲千古美談矧今湖口之捷血戰累日天地爲之晦冥日月爲之無光山河爲之震盪其神功駿烈炳耀鑑錫與天無極較之二國未足多讓而歌咏不作非甚闕典歟臣謹備著其事擇爲詞頌一通以流鴻績於無窮以俟大

天眷有德實爲哲皇肆其神略以靖冠攘義旄東指

罔敢弗恭夙烈虎嘯雲游龍驤長淮旣歸江左攸屬

以控西蜀蠶爾小醜敢讎大邦集其兇頑鋒鋩斧螗

輕涉我疆以跳以踉亦旣剪刈僵骸覆江渟齊六軍直傾其穴釋而勿誅俾自懲刷闔胡不然復豕而咥

翹其蟲臂當吾車轍 皇明震怒歷告在廷是決不悛命將往征爾選舟師爾整甲兵漕爾糗糧各釐爾

誠搖光在申夷則之月禡牙江濱 皇秉巨鉞以誓

紀錄彙編卷之二十八

十

卷之二十八

以戒以速其發紀律精明燧火奮激旗旄揚揚絳切艦將將矛戈洸洸鎧胄明明載怒載厲載飛載颺雄威所吞已無荆湘既與虜逢大呼衝擊藥騰藜駁星流火戟膚燄電奔巨轟雷劈殺氣冥蒙不辨咫尺矢鋒所貫什伍聳聳縱橫交紐命隕弗顛檣杌湊駢苟束蛟蟠流尸塞川舟行弗前虜魄旣徧扶創而逸聚于湖興僅存喘息我方植柵江之南北火筏在流掩蔽如翼越歷四旬飛走途窮將冒萬死以絕其衝

我師見之千艦如龍似兔之走而鷹之從酣戰六時由辰達酉僕姑失名一發殪此酋首貫晴及顧什若

四百古

枯柳大慄既除餘不能醜遍相告言我誠不振我革

我頑我歸至仁誰謂陪壘可高嶙峋再拜稽首來降

來臣皇曰俞哉汝俘予受宥汝弗劉予汝父母汝

紀錄彙編卷之二十六

平胡錄

陸深

凍予衣汝饑予哺昔何昏迷今始撤鄙奏凱而旋騎

吹鬱搖形於樂歌節以鐸鏡飲至于廟頒賞于朝帛堆其家肉登其庖都人聚觀舉手加額或嘆或謠有聲噴噴干戈相尋匪一朝夕自今昇平可坐而莢惟

皇神武動則克之羣策盡屈四方式之惟

皇寬慈

降則釋之義聲動盪疇能敵之惟

皇明斷遇事即

決洞見千里不隔一髮所以四征成此駿烈小大畢

紀錄彙編卷之二十八

三百三十一

紀錄彙編卷之二十六

來百卷

朝孰敢肆孽在昔赤壁洎乎合肥事以幸集尚傳策書况茲之功俊偉赫烹揆古無讓可無咏詩

臣雖微

賤文字是職對揚

皇休并獻

臣臆三代以還用仁

興國

皇宜遵行永作民極

廣信府同知鄒潘

推官方重校正

臨江府推官袁長取校正

上饒縣學教諭余學申對讀

紀錄彙編卷之二十八終

湖州府後學吳仕旦覆訂

水國號天完改元治平壽輝羅田人與倪文俊鄒普

華氏錄

合大

朕等以紅巾爲號攻城略地建都設官屬樂城人韓山童以白蓮會燒香惑衆倡言彌勒佛下生潁州人劉福通與杜遵道羅文素盛文郁王顯忠韓咬兒復詭言山童實宋徽宗八世孫當主中國同以紅巾起事既而山童就擒其妻楊氏及子林兒逃福通等奉之攻陷州郡衆至十萬而元不能制矣李二號芝蔴李者又與其黨趙均用彭早住攻陷徐州據之壬辰定遠人郭子興與其黨孫德崖攻拔濠州據之至十一月均用稱王而子興德崖屈已事之癸巳五月泰州張士誠據高郵稱誠王十二月郭子興入滁州稱

紀錄彙編卷之二十六

洪武九

王乙未十五年二月劉福通以韓林兒稱帝國號宋改元龍鳳都毫七月我太祖高皇帝起兵自和陽渡江丙子正月徐壽輝據漢陽二月張士誠據平江二月我師克金陵收集慶路爲應天府三月我師克常州五月取寧國等路八月取楊州十二月隨州人明玉珍據成都戊戌十八年三月我師取建德路五月劉福通奉宋主韓林兒都汴梁路十二月我師取婺州己亥十九年三月方國珍以溫台等三郡降於我秋八月劉福通以宋主走安豐九月我師取衢州

處州十二月陳友諒稱漢王庚子二十年漢王陳友

諒弑天完主徐壽輝稱帝於采石改元大義都江州辛丑二十一年我師伐漢拔江州壬寅二十二年正月胡廷瑞以南昌降於我三月明玉珍破雲南自稱龍蜀王明年己卯二十三年春正月遂稱帝於成都國號夏改元大統是年張士誠稱天祐元年二月士誠將呂珍入安豐殺宋劉福通我師擊走之七月漢陳友諒圍我洪都我太祖帥師討之友諒敗死子理立張士誠自稱吳王是歲陳友諒知院蔣必勝饒昇臣等復陷吉安甲辰二十四年我太祖建國號曰吳是歲漢主陳理德壽元年二月自將伐漢理降

紀錄彙編卷之二十六

洛書全

漢亡丙午二十六年三月夏主明玉珍卒子昇立四月我師取淮安諸路九月取湖州諸路十二月韓林兒卒宋亡丁未二十七年太祖稱吳元年九月我師伐吳執張士誠以歸吳亡十月我師北伐定中原十一月頒戊申曆方國珍降我師克燕元亡明年戊申爲我太祖聖神文武欽明啟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姓朱氏國號大明都金陵改元洪武元年戊申歲正月初四日也

宋

宋主韓林兒姓韓氏陶九成記本李氏子樂城人也詭稱宋徽

宗九世孫號小明王都亳國號宋改元龍鳳元年

寔至

縣人李二號芝麻李亦以燒香聚衆與其黨趙均用

正十五年乙未歲也僞詔略曰蘊玉璽於海東取精兵於日本

彭早住起淮安攻陷徐州據之均用稱永義王早住

貴極江南富誇塞北

初宋廣王走崖山丞相陳宜中走後託此說以動衆壬辰年五月徙瀛國公子趙完普於沙州從御史微微之請也時諸處兵起皆以士宋爲名故也

又曰虎號老彭稱魯淮王八月也先帖木兒擊福通復上蔡

賁三千直擣燕幽之地龍飛九五重開大宋之天先是至正庚寅間參議賈魯當承平時銳欲立名以垂

世首勸丞相脫脫興屯田更鈔法明年辛卯夏四月復勸脫脫求禹故道開黃河身任其事瀕河起集丁夫二十六萬餘河夫多怨韓山童等挾詐陰鑿石人

止開一眼鐫其背曰莫道石人一隻眼此物一出天

紀錄彙編卷之二十六

四

治書司馬

紀錄彙編卷之二十六

五

治書司馬

下反預當河道埋之掘者得之相驚而從亂旬月之

間衆至數萬人一云先是河南北童謠云石人一隻眼挑動黃河天下及魯治河果於

黃陵岡得石如謠云山童者林兒之父也母楊氏山童祖父以

白蓮會燒香惑衆謫徙永平至山童倡言天下大亂

彌勒佛下生河南及江淮愚民翕然信之時潁州人

劉福通等與杜遵道羅文素盛文郁王顯忠韓咬兒

復倡言山童當爲中國主同起兵以紅巾爲號縣官

武安福通據成臯攻羅山上蔡真陽確山諸縣尋犯

武陽葉縣陷汝寧府及光息二州衆至十萬是時蕭

陵

丁酉龍鳳三年至正十七年也二月李武崔德破商

趙均用彭早住走濠州十一月均用據濠州時徐州破均用來與子興德崖合力拒守兵已解子興德崖顧屈已下之而二人遂爲所制既而早住死均用益自專遂據城稱王

龍鳳元年二月宋主稱皇帝劉福通等自碭山夾河

紀錄彙編卷之二十六

五

治書司馬

迎林兒至亳立爲皇帝以其母楊氏爲皇太后杜遵道盛文郁爲丞相劉福通羅文素爲平章劉六知樞密院折鹿邑縣太清宮材建宮闈遵道等各遣子入侍時遵道專權福通殺之自爲丞相稱太保六月我太祖起兵仍稱龍鳳年號十二月宋主走安豐元將荅失八都魯破福通復駐汴又敗之於太康遂圍亳福通以林兒遁走安豐

丙申龍鳳二年至正十六年也三月我太祖克金

州攻武關直趨長安三輔震恐元將察罕帖木兒

與李思齊連兵擊敗之三月毛貴攻破膠萊諸州

貴福通將也八月劉福通攻破汴梁遂分兵略地

時關先生破頭潘馮長舅沙劉二王士誠趨晉冀

白不信大刀教李喜喜趨關中毛貴據山東其勢

大振冬十月白不信等破興元遂圍鳳翔爲李察

罕所敗與李喜喜皆遁入蜀

戊戌龍鳳四年至正十八年也三月毛貴破濟南殺

元右丞董搏霄初貴入據濟南立賓興院選用故

官分守諸路又於萊州立屯田三百六十處時搏

紀錄彙編卷之二十六

六

治書全文

霄方駐南皮縣營畝未定遂死之搏霄字孟起儒

將也是月田豐破濟寧毛貴破蘄州豐退保東昌

貴略柳林逼畿甸元徵四方兵入衛五月福通攻

汴守將竹真出走乃自安豐奉林兒居之以爲都

六月關先生破頭潘等分兵二道一出絳州一出

沁州踰太行焚上黨破遼州晉冀雲中鴈門代郡

烽火數千里遂大掠塞外諸郡而還十二月關先生

生轉掠遼陽至高麗焚燬上都宮闈

己亥龍鳳五年至正十九年也夏四月趙均用殺毛

貴續繼祖殺均用（繼祖貴黨也自遼陽入益都相爲讐殺）秋八月察

罕帖木兒兵復汴梁福通復以宋主走安豐
庚子龍鳳六年至正二十年也夏五月陳友諒弑主稱帝

辛丑龍鳳七年至正二十一年也秋八月察罕帖木兒兵勝遣其子擴廓帖木兒擣東平復爲書招豐

及王士誠皆降

壬寅龍鳳八年至正二十二年也六月田豐刺察罕帖木兒殺之初豐誠降察罕推誠待之數入其帳

中時以十一騎行至豐壘遂爲士誠所刺蓋夙謀也冬十一月擴廓帖木兒討田豐王士誠擒之取

紀錄彙編卷之二十六

七

次言廿五

其心以祭父執陳猱頭等二百餘人獻元京斬之癸卯龍鳳九年至正二十三年也二月張士誠將呂

珍引兵攻破安豐殺福通據其城太祖聞之率

徐達常遇春往擊之珍大敗時廬州人左君弼助

珍又擊敗之珍君弼皆走三月關先生餘兵復攻

上都元將擊降之

甲辰龍鳳十年至正二十四年也春正月我太祖

乙巳龍鳳十一年至正二十五年也

丙午龍鳳十二年至正二十六年也冬十二月宋主

殂丁未我 太祖稱吳元年至正之二十七年也

葉子奇記小明王下有劉太保者每陷一城以人爲糧食人既盡復陷一城其人至不道若此豈即福通耶當時又有劉六者知樞密亦嘗爲太保耶

天完

天完主諱壽輝姓徐氏一名貞一羅田人也至正十

一年辛卯冬十月僭稱皇帝國號天完都蘄水改元

治平元年先是瀏陽人彭和尚名翼號妖彭能爲偈頌勸人念彌勒佛號遇夜燃火炬名香念偈拜禮愚民信之其徒遂衆思欲爲亂未有主也會壽輝浴於鹽塘水中體有光恠衆皆驚異遂立爲帝天下應響

紀錄彙編卷之二十六

八

卷之二十六

九

卷之二十六

壽輝本湖南人姿狀龐厚以販布爲業往來蘄黃間然無他才能姿性寬縱權在羣下建空名耳以鄒普勝爲太師兵陷饒州執魏中立陷信州執于大本皆死之一云壽輝與麻城人鄒普勝等以妖術陰謀惑衆舉兵爲亂亦以紅巾爲號泰和志分注辛卯冬紅巾駐劄九江江西進兵守禦

壬辰至正十二年

治平二年

春正月陷漢陽諸郡十

四日遣僞將丁普郎徐明遠陷漢陽及興國府鄒普勝陷武昌曾法興陷安陸沔陽二月十一日陷

江州總管李黼死之黼字子威汝寧人泰定丁卯進士及第與兄子秉昭俱死三月歐祥陷袁州陶

九陷瑞州許甲攻衡州項普略陷饒州徽州信州

饒志作彭翼遺項普略破吉安路

閏月十三日蘄黃紅巾自江州

直抵廬陵攻破吉安鄉民羅明遠復之秋七月襲杭州董搏背復之遂復徽州九月陷吳興延陵冬

十月陷江陰兵自星嶺關徑抵餘杭縣七月初十

日入杭州城四帥項蔡楊蘇一屯明慶寺一屯北關門妙行寺稱彌勒佛出世不殺不淫招民投附者署姓名於簿府庫金帛悉輦以去先是壽輝遣項普略引兵掠徽饒猝至杭城中無備叅政樊執

敬禦賊死之時搏霄征安豐攻濠移兵來會七戰

紀錄彙編卷之二十六

九

卷之二十六

皆捷焚接待寺蘄兵多死僞將潘大齊梅元等俱降進克廣德蘄饒進逼徽州賊中有道士能作十二里霧者擒斬之首功數萬級徽州遂平十一月趙普勝周驥等據池陽太平諸郡號百萬湖廣平章政事星吉募兵得三千人進克銅陵復池州又復湖口解安慶圍克江州救援不至中流矢卒癸巳至正十三年

治平三年

十二月元卜顏帖木兒及西寧王牙罕沙等合軍討蘄水獲其官屬四百

餘人誅之

乙未至正十五年

治平五年

春正月倪文俊復破沔

陽初威順王令其子報恩奴同元帥阿思監水陸

並進以討文俊至漢川水淺文俊以火筏攻之報

恩奴敗死三月破襄陽五月文俊復破中興路元

帥朵兒只班死之六月我

太祖起兵取太平

丙申至正十六年

治平六年
龍鳳二年春正月壽輝據漢陽

丁酉至正十七年

治平七年
龍鳳三年九月陳友諒殺倪文俊

初文俊專恣謀殺壽輝不果奔黃州友諒乘釁襲

殺之遂併其軍自稱平章十二月明玉珍據成都

玉珍爲文俊守蜀文俊死玉珍遂自據之蜀中郡

縣皆附

紀錄彙編卷之二十六

治平八年
龍鳳四年春正月友諒破安慶左

丞余闕死之闕字廷心進士及第城破自剄清水

塘死妻妾子女及甥皆死夏四月友諒破龍興

己亥至正十九年

治平九年
龍鳳五年六月友諒遣其黨王奉

國攻信州屢爲援兵伯顏不花的斤所敗友諒弟

友德攻城益急奉國穴地梯城陷之的斤戰死的

斤鮮于樞之甥也十二月天完主徙都江州友諒

不從壽輝固引兵發漢陽至江州友諒設伏城西

而迎之壽輝既入伏發盡殺其部屬以江州爲都

居之遂自稱漢王立府設官壽輝虛位而已

庚子至正二十年

治平十年
龍鳳六年

夏五月友諒弑天完主

於采石先是友諒率舟師犯太平挾壽輝以行及

太平失利急謀僭竊乃於采石舟中佯使人詣壽

輝前白事令壯士持鐵燭自後擊之碎其首死

云

壽輝旣稱帝湖江浙三省城池多陷沒開蓮臺者
於勦春然不能制其下陳友諒既殺倪文俊遂率
兵攻金陵謀篡其位乃勒死於采石是年五月

陳友諒既弑壽輝改大義元年則天啟天定豈友
諒已不用治平矣

漢

漢主諱友諒姓陳氏汎陽人也稱皇帝於采石國號

紀錄彙編卷之二十六

治平十年
宋龍鳳六年

治平十三年
漢大義七年

漢都江州改元大義元年是歲庚子元至正二十年

天完治平十年
宋龍鳳六年友諒始起爲縣貼書兄弟四五人相

從爲盜而好兵初居倪文俊部下時壽輝雖號爲帝

權皆在文俊文俊頗驕恣待其下無恩友諒與其黨

襲殺之其黨復謀殺友諒事泄見殺於是大權悉歸

於友諒矣僞封漢王欲舉兵收金陵至采石稱帝而

後下乃以五通廟爲行殿仍以鄒普勝爲太師張必

先爲丞相羣下立江岸幕次行禮值大雨至略無儀

節既而攻金陵大敗而歸營江州爲都

辛丑至正二十一年

宋龍鳳七年
漢大義二年

秋八月我

太祖

伐漢友諒自龍江敗還張定邊復陷安慶我太祖令諸將帥舟師乘風遡流而上遂復安慶長驅向江州分舟師爲羽翼夾擊大破之友諒挈妻子夜奔武昌其相胡廷瑞以龍興來降乃改爲洪都府王溥以建昌吳宏以饒州歐普祥以袁州各率衆相見陳州陳龍吉安孫本立曾萬中皆來降壬寅至正二十二年宋龍鳳八年
漢大義三年三月明玉珍破雲南夏五月據蜀自王初玉珍聞友諒弑逆乃整兵守夔關不與相通復立廟以祀壽輝自稱隴蜀王癸卯至正二十三年宋龍鳳九年
漢大義四年
蜀天統元年春正月玉珍稱帝改元天統秋七月漢主友諒圍洪都我太祖征之友諒敗死子理即位

甲辰至正二十四年宋龍鳳十年
元年
漢德壽
蜀天統二年春正月我太祖建國號曰吳自將伐漢漢主降漢亡嗚呼金元之際尚忍言哉秦諺有文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予未嘗不隕泣於斯夫王者天下之義主也苟無富貴之心而有康濟之勸斯舜禹之事已類不類不問可也故曰舜東夷之人也文王西夷之人也又曰行一不義殺一不幸而得天下不爲也金元之際固忍言哉宋室不競金人乘之以彼悍堅拉此柔脆

宜有餘力矣元之蹙金戰伐彌苦于馬戈矛之間生民之幸不爲糜爛者幾何哉渡江之師一惟勇力是恃孰不憐之殆庚申君之覆滅也嶺表首禍猶假大金卒以妖民託宋亡之餘天命真人神武不羨克成混一之功亦微有資於龍鳳云者是可以觀人心之向往矣語云枯鷄亢蟣豈徒以血氣然哉聊因僞僭以錄驅除抑亦頌聖人之興非偶然爾

廣信府同知鄒潘

推官方重校正

臨江府推官袁長馭校正

十三

紀錄彙編卷之二十六

十二

洛陽公

紀錄彙編卷之二十六

十三

上饒縣學教諭余學申對讀

湖州府後學吳仕旦覆訂

百九

紀錄彙編卷之二十七

北平錄

洪武元年秋七月征虜大將軍徐達副將軍常遇春會諸將於臨清率馬步舟師進至通州元主聞報大懼集三宮后妃太子同議避兵北行詔淮王帖木兒不花監國慶童爲左丞相同守京城夜半開建德門出奔上都達等至齊化門外一鼓而克全城時上都恃紅蘿山爲藩紅蘿山恃上都爲援皆不設備常遇春使人覘知之卽以銳騎衝枚具十日糧晝夜兼行

紀錄彙編卷之二十七

古三百六十

八月破紅蘿山及上都元主遂遁去沙漠駐應昌府冬十月捷至詔改上都爲北平府二年故元將擴廓帖木兒以兵犯蘭州時元臣擁兵者皆次第降附惟擴廓帖木兒乘大軍之還復烏合其衆時爲西北邊患自以家世封王故又名王保保三年春正月復命徐達爲征虜大將軍李文忠爲左副將軍馮國勝爲右副將軍及鄧愈湯和等征沙漠上問諸將曰元主遲留塞外王保保近以孤軍犯我蘭州其志欲僥倖尺寸之利不滅不已今命卿等出師則當何先諸將皆曰王保保之寇邊者以元主猶在也若以帥

紀錄彙編卷之二十七

古三百六十

僅以數騎北奔乃獲其皇孫買的里八刺及其后妃實冊等物悉送京師六月捷至中書省上言宜獻俘太廟上以帝皇之後有所不忍止令其具本俗服見至日上服皮弁御奉天殿百官具朝服侍班侍儀使引見行五拜禮見皇太子行四拜禮后妃朝坤寧宮命婦具冠服侍班禮畢俱賜以中國冠服并給第宅屢餼封買的里八刺爲崇禮侯誥曰昔帝王之有天下必封前代之子孫使作賓王家其來尚矣元失其政四海紛爭朕以武功削平羣雄況一區宇爲天下主而買的里八刺實爲元之宗孫比者遣將

直取元主則保保失勢可不戰而降也上曰王保保方以兵臨邊今舍彼而取元主是忘近而趨遠失緩急之宜非計之善者吾意欲分兵爲二道一令大將軍自潼關出擣定西以取王保保一令左副將軍出居庸入沙漠以追元主使其彼此自救不暇應援况兩得者此是也諸將皆悅服受命夏四月徐達等兵至蘭州王保保時已引去達等乃追至定西大敗其衆斬首無算王保保遂棄城走漠北五月李文忠等兵至應昌元主前一月已殂其太子愛猷識理達臘

北征爾祖已殂既克應昌爾乃來歸朕念帝王之後
稽古制錫以侯封爾其夙夜恭慎稱朕優禮之意以
元主不戰而奔克順天命今殂特謚曰順帝且以后
妃不能耐暑况北狄但知食肉飲酪勅中書省臣移
使其飲食居第適宜若其欲歸當遣還沙漠冬十
一月徐達李文忠師還至龍江上親出勞於江上
達等奉車駕還宮越明日乃率諸將各上平沙漠
表達表曰乾坤宣五德之運曆數在於一人帝王開
萬世之基功業超於百代于戈載戢文軌既同欽惟
皇帝陛下聖神合德文武成能天命所歸人心攸戴

不土崩忙忽高昌之羣酋悉皆面縛山川爲之輝震
草木爲之昭蘇壺漿之迎無思不服幅員之廣有德
必歸臣等仰遵廟筭之成幸獲大勲之集治平有象
適遭千載之期功德難名願祝萬年之壽文忠表曰
乾坤大一統羣生荷覆載之恩日月麗中天萬國仰
照臨之德誕敷文教而治具畢張繼揚武威而妖氛
頓息臣民忻戴海宇騰歡欽惟皇帝陛下卓冠羣
倫茂膺景運皇圖啟祚粵中命之自天曆數在躬遂
化家而爲國拯生民之塗溺救亂世之劫勑大鈞播
而品物亨皇極建而彝倫叙凡有血氣莫不尊親惟
彼殘胡敢行肆毒竊乘間隙侵犯邊陲赫怒皇心用
加天討爰聲罪而致伐乃鞠旅以陳師臣文忠賦質
庸愚托屬外戚忝受副將之寄慚無贊畫之能拜命
關而興和之將即降_後塞而駁山之兵旋劙進開平
乘破竹之勢克應昌奮復巢之威皇孫后妃兩宮之
貴人俱獲玉璽金冊歷代之重器全收皇風遠被於
遐荒胡運竟終於此日凡茲勲庸之建豈因臣下之
能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廣運如天宏謨盖世明見
述獸駭禽驚虜衆望風而降附吐蕃抱罕之列陣無

萬里之外遂成千載之功東日窟而西月底莫非王

拯黎民於塗炭沛霖雨於焦枯奮六師而江漢奠安
揚九伐而荆蠻底定旋收淮甸遂略中原齊魯十二
之山河兼旬俱下幽薊百年之腥穢一日廓清既驅
羣蠭之羣遂復衣冠之治何我師之奏凱而彼孽之
再萌培兇鞠頑敢寇攘於邊鄙乘間抵隙乃賊害於
忠良蜂蠭之毒豈可復遺能罷之師惡容不舉臣等
是用祗承明詔恭行天誅爰以今年四月之中師至
定西之北逼虜營而築壘出峪口以陳丘將校懷敵

憤之心士卒憤超衆之勇霆驅電掣渠魁棄甲而遁
遐獸駭禽驚虜衆望風而降附吐蕃抱罕之列陣無

萬里之外遂成千載之功東日窟而西月底莫非王

紀錄彙編卷之二十七

古四百七

紀錄彙編卷之二十七

古四百八

拯黎民於塗炭沛霖雨於焦枯奮六師而江漢奠安
揚九伐而荆蠻底定旋收淮甸遂略中原齊魯十二
之山河兼旬俱下幽薊百年之腥穢一日廓清既驅
羣蠭之羣遂復衣冠之治何我師之奏凱而彼孽之
再萌培兇鞠頑敢寇攘於邊鄙乘間抵隙乃賊害於
忠良蜂蠭之毒豈可復遺能罷之師惡容不舉臣等
是用祗承明詔恭行天誅爰以今年四月之中師至
定西之北逼虜營而築壘出峪口以陳丘將校懷敵

憤之心士卒憤超衆之勇霆驅電掣渠魁棄甲而遁
遐獸駭禽驚虜衆望風而降附吐蕃抱罕之列陣無

萬里之外遂成千載之功東日窟而西月底莫非王

不土崩忙忽高昌之羣酋悉皆面縛山川爲之輝震
草木爲之昭蘇壺漿之迎無思不服幅員之廣有德
必歸臣等仰遵廟筭之成幸獲大勲之集治平有象
適遭千載之期功德難名願祝萬年之壽文忠表曰
乾坤大一統羣生荷覆載之恩日月麗中天萬國仰
照臨之德誕敷文教而治具畢張繼揚武威而妖氛
頓息臣民忻戴海宇騰歡欽惟皇帝陛下卓冠羣
倫茂膺景運皇圖啟祚粵中命之自天曆數在躬遂
化家而爲國拯生民之塗溺救亂世之劫勑大鈞播
而品物亨皇極建而彝倫叙凡有血氣莫不尊親惟
彼殘胡敢行肆毒竊乘間隙侵犯邊陲赫怒皇心用
加天討爰聲罪而致伐乃鞠旅以陳師臣文忠賦質
庸愚托屬外戚忝受副將之寄慚無贊畫之能拜命
關而興和之將即降_後塞而駁山之兵旋劙進開平
乘破竹之勢克應昌奮復巢之威皇孫后妃兩宮之
貴人俱獲玉璽金冊歷代之重器全收皇風遠被於
遐荒胡運竟終於此日凡茲勲庸之建豈因臣下之
能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廣運如天宏謨盖世明見
述獸駭禽驚虜衆望風而降附吐蕃抱罕之列陣無

萬里之外遂成千載之功東日窟而西月底莫非王

上南炎荒而北瀚海共惟帝臣一統太平萬年悠久
是日禮成達等退自西階皇太子親王及文武百官
各上表賀次日上躬詣郊廟大告武成命大都督府
兵部錄上諸將功績吏部定勳爵戶部備賞物禮部
定禮儀翰林院撰制誥以封功臣又次日 上御奉
天殿皇太子親王侍丞相率文武百官列於丹陛左
右 上召諸將諭之其略曰汝等其聽朕今日定封
行賞非出已私皆倣古先帝王之典籌之二年以征
討未暇故至今日思昔創業之初天下擾亂羣雄並
起當時有心於建功立業者往往無法以馭下故皆
無成朕本無意天下今日成此大業有非人力之所
致是皆天地神明之眷祐然自起兵以來諸將從朕
被堅執銳以征討四方戰勝攻取其功何可忘哉是
用報以爵賞其新附將帥之有功者亦如之其次第
達朕起兵時即從征討四方摧強撫順勞勦居多此
二人者已列公爵宜進封大國以示褒嘉餘悉據功
定封書云德懋懋官功懋懋賞今日所定如爵不稱
德賞不酬勞卿等宜廷論之無有後言諸將皆頓首

紀錄彙編卷之二十七

五

古事記

紀錄彙編卷之二十七

六

國輔運推誠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師
中書左丞相進封韓國公食祿四千石信國公徐達
授開國撫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
太傅中書右丞相進封魏國公食祿五千石綺帛各
百疋開平王常遇春子常茂封鄭國公馮國勝封宋
國公李文忠封曹國公鄧愈封衛國公俱授開國輔
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並食祿三
千石綺帛八十疋封侯者二十八人湯和封中山侯
唐勝宗封延安侯陸仲亨封吉安侯周德興封江夏
侯華雲龍封淮安侯顧時封濟寧侯耿炳文封長興
侯陳德封臨江侯郭興封鞏昌侯王志原封六安侯
鄭遇春封營陽侯費聚封平涼侯吳良封江陰侯吳
貞封靖海侯趙庸封南雄侯廖永忠封德慶侯俞通
源封南安侯華高封廣德侯楊璟封榮陽侯康鐸封
蘄春侯朱亮祖封永嘉侯傅友德封穎川侯胡均美
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其食祿及綺帛
各有差並賜誥命鐵券乃詔天下曰曩者有元失敗

海宇紛爭朕自布衣奮身行伍覩羣雄之無力遂率

諸闕謝上退御華蓋賤賜達等侍坐從容燕語曰

衆渡江撫太平定建業選將練兵征討四方者幾二

十年荷皇天宗社之眷山川百神之助諸將效謀六

軍用命遂致華夏清寧蕃夷臣服一統之業屬于一

指諸掌及其成功不差毫釐此天賜陛下聖智非

人今者班師振旅定功封爵朕重念諸將士委身暴

露艱苦之狀欲加重賞則天下守鎮之兵及京師護

衛之士不下百萬而民之資力有限是用計倉庫之

所儲度民力之所具均其等第崇爵祿頒金帛以勞

將臣仍稽古制定勛爵俾其子孫世襲軍士則各賞

白金十兩錢六千朕之此言通於天地昭布中外咸

使聞知乃大宴諸功臣宴罷因曰創業之際朕與卿

等勞心苦力艱難多矣今天下已定朕日理萬幾不

敢斯須自逸誠思天下大業以艱難得之必當以艱

難守之卿等今皆安享爵位優游富貴不可忘艱難

之時人之常情每謹於憂患而忽於宴安然不知憂

患之來常始於宴安也明者能燭於未形昧者猶蔽

於已著事未形猶可圖之患已著則無及矣大抵人

處富貴欲不可縱欲縱則奢情不可佚情佚則淫奢

淫之至憂危乘之今日與卿等宴飲極歡恐天下定

而忘其艱難故相戒勉也明日魏國公徐達率諸將

紀錄彙編卷之二十七

七

紀錄彙編卷之二十七

八

四百三十六

恃者卿等一心共濟艱危故來者如歸嘗與二寇相持人有勸朕先擊士誠以爲士誠切近友諒稍遠若先擊友諒則士誠必乘我後此亦一計然不知友諒剽而輕士誠狡而懦友諒之志驕士誠之器小志驕則好生事器小則無遠圖故友諒有鄱陽之侵與戰宜速吾知士誠必不能踰姑蘇一步以爲之援也向若先攻士誠則姑蘇之城併力堅守友諒必空國而來我將撤姑蘇之師以禦之是我疲於應敵事有難易此朕之所以取二寇固自有先後也二寇既除兵

力有餘鼓行中原宜無不如志或勸朕溢平羣寇始

取元都若等又欲直擣元都兼舉隴蜀皆未合朕意
朕所以命卿等先取山東次及河洛者先聲既震幽
薊自傾且朕親駐大梁潼關之兵者知張思道李思
齊王保保皆百戰之餘未肯遽降急之非北走元都
則西走隴蜀并力一隅未易定也故出其不意反旆
而北元衆膽落不戰而奔然後西征張李二人望絕

勢窮故不勞而克惟王保保尤力戰以拒朕師向使
若等未下元都而先與之角力彼人望未絕困獸猶

聞聲勢相聞勝負未可知也事勢與友諒士誠又正

相反至於閩廣傳檄而定區區巴蜀恃其險遠此特

紀錄彙編卷之二十七

九

四百零一

紀錄彙編卷之二十七

十

四百零二

時天下已非元氏有矣向使元君克畏天命不自逸
豫其臣各盡乃職孰敢驕橫天下豪傑焉能乘隙而
起朕取天下於羣雄不在元氏之手今獲其遺胤朝
漠清寧自非天之降福何以致此詩云商之孫子其
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天命如此其可畏哉

廣信府同知鄒 潘

推官方 重校正

臨江府推官袁長馭校正

上饒縣學教諭余學申對讀

紀錄彙編卷之二十七終

湖州府後學吳仕旦 謂

紀錄彙編卷之二十七

十一

四百零三

餘事耳若等可以少解甲胄之勞矣於是達等皆頓
百謝 上又嘗命廷臣試言元之所以亡與朕之所
以興誠意伯劉基進曰自古夷狄未有能制中國者
而元以胡人入主華夏幾百年腥膻之俗天實厭之
况末主荒淫法度隳壞民困於貪殘惡得而不亡
陛下應天順人神武不殺救民於水火所向無敵惡
得而不興 上曰當元之季君晏安於上臣跋扈於
下國用不經征歛日促水旱災荒頻年不絕天怒人
怨盜賊蠭起羣雄角逐竊據州郡朕初起兵欲圖自

全及兵力日盛乃東征西討削除渠魁開拓疆宇當

紀錄彙編卷之三十一

平夏錄

黃標

元政不綱羣雄鼎沸蓋天命聖人必先以驅除云爾蜀有明氏吳氏一曰諱王珍玉珍一曰字隨州玉沙村人也家世務農玉珍身長八尺目重瞳子鄉間有訟皆往質焉至正辛卯歲汝穎兵起玉珍乃團結里中人屯于青山衆推爲屯長一曰爲巡司弓兵牌子頭隨倪蠻子爲盜輩子即文後也明年壬辰徐壽輝亦起於蘄黃癸巳冬十一月壽輝僭大號都漢陽遣使招玉珍玉珍歸漢陽授元帥益兵

紀錄彙編卷之三十一

三百七十七

俾鎮汚陽與元將哈林禿連戰湖中飛矢中其右目人呼爲叟眼子汚陽連歲饑乙未春一曰夏玉珍將斗船五十艘上夔府哨糧時夷陵皆屬漢參政姜珏守之玉珍至巫峽貿糧皆滿丙申冬辰州人楊漢者元義兵元帥也以精兵五千屯平西寨時行省右丞相完者都鎮重慶招兵丁酉春三月漢以兵屯江比完者都誘漢來謁席間殺之欲併其軍麾下懼且怒乃虜船下流適遇玉珍於巫峽訴其事且言重慶一城竝有左丞相哈林禿右丞相完者都兩不相下郡無厚兵可攻也玉珍猶豫未決萬戶戴壽等曰烏因投

林人困投人且公在污陽爲民也遠來貿糧亦爲民也若分船爲二以其半載糧還污陽以其半因漢兵攻重慶事濟則爲之不濟則歸無損也玉珍從之道路俄見斗船遠邇騷然完者都夜遁果州生獲哈林禿父老迎玉珍入城玉珍禁侵掠城中安堵如故四方降者絡繹不絕乃獻哈林禿于漢陽是歲秋壽輝以玉珍爲龍蜀省右丞戊戌春二月完者都來自果州屯嘉定之大佛寺凌雲一名規復重慶玉珍使義弟明二禦之明二者黃陂人也智勇過人玉珍寵愛之妻以弟婦稱爲明二一曰奴後復姓名曰萬勝明三攻嘉定夜遣軍入陳夜眼緣城刦烏牛山城破惟大佛未下相持越半載玉珍親率兵繼之旬日內潰入之趙資者行省參政也與完者都平章朗革歹同守嘉定明二陷嘉定時完者都朗革歹先遁惟資守大佛明二執資妻子江岸以招資資嘻曰痴婦不死何爲汝不見平章婦乎平章婦者朗革歹妻也城陷時赴水死語畢以強弩射殺妻復欲射其子爲衆所擁不得射已而大佛陷資亦遁三人者會于龍州謀興復爲遊兵執至重慶玉珍欲用之館之治平寺使人諭意三人曰國破家亡祈一速死爾玉珍猶欲生之時傳

紀錄彙編卷之三十一

四百十四

趙參政兵將至三人者同斬于市

即大十
字街蜀人亦謂

之三忠玉珍乃以禮葬之初玉珍攻完者都時道出

瀘州暮宿于河下宣使劉澤民曰此間有劉禎者字

維周官爲大名路經歷前元進士也能文章政事避

青巾李喜亂入居深山盍往見焉玉珍曰可與俱來

澤民曰此可就見不可屈致也明日遂往見之相與

講論玉珍喜曰吾得一孔明也邀至舟與議國事即

舟中拜爲理問官己亥遣使貢於漢陽時友諒矯命

使會兵建康明年庚子春友諒弑壽輝自立玉珍曰

陳友諒倪文俊同在徐朝爲臣子今弑逆予當討之

紀錄彙編卷之三十一

三

四十一

紀錄彙編卷之三十一

四

四五

遂令莫仁壽領兵守夔關絕不與通爲壽輝立廟城

南衆推玉珍爲隴蜀王辛丑夏四月以劉禎爲參謀

朝夕侍講禎屏人從容說曰西蜀形勝之地東有瞿

塘北有劍門沃野千里自遭青巾之虐民物凋耗明

公撫養民幸蘇息人心之歸則天命可知且陳友諒

弑主自立明公必不肯聽命也若不稱大號以繫人

心恐軍士俱四方之人或思其鄉土而去明公孰與

守取乎弗聽明日禎又言玉珍乃密謀於衆以壬寅

年春三月戊辰即位于重慶

綱目書三月明玉珍破雲南夏五月自稱隴蜀

國號大夏改元天統倣周制設六卿即日以戴壽

爲冢宰萬勝爲司馬張文炳爲司空尚大亨莫仁壽

爲司寇吳友仁鄒興爲司徒劉禎爲宗伯置翰林院

以牟圖南爲承旨史天章爲學士立妻彭氏爲皇后

外設提舉司教授生徒府置刺史州曰太守縣曰縣

令去釋老二教止奉彌勒夏定賦稅十取其一農家

無力役之征秋廷試進士賜董重璧等八人及第餘

出身有差置雅樂立郊社之祭冬命司馬萬勝領兵

攻刺踏坎普顏達史平章走之天統二年癸卯春命

司馬萬勝攻雲南由界首入司寇鄒興由建昌入指

紀錄彙編卷之三十一

四

四十五

揮芝麻李山八番入勝兵不滿萬皆以一當十二月

八日抵雲南梁王亭羅一名及雲南行省薦訪司官

先二日走屯兵全馬山一日皆走楚威鄒李不至遣使四出

告諭招安降者日至即遣侍中楊源表聞獲其象以

獻表曰聖德孔昭誕受維新之命王師所至宜無不服

之邦大軍既發于三巴踰月遂平乎六詔窮極交

賀遠邇同歡慕惟皇帝陛下勇智如湯文明協舜慨

之困悴恭行天罰遂平定乎多方禮順人情即進登

于五位奉茲南詔鄰比西戎藩公挾便宜行事之文

專任愴人恣其饕餮守宰無恆心愛民之意肆爲虐政害彼黔黎下詔楊庭出師討罪初臨烏撒蠻酋納款以供輸繼次馬隆敵衆望風而奔潰遂山驛路踏入滇池土民冒雨以爭降官吏叩頭而請罪一毫不染萬室皆安勝愧以庸才欽承威命凡此大助之集斷非小器之能皆聖人大庇之洪休抑諸將効勞於忠力深入不毛臣愧偶同於諸葛誕數文命帝德齊美于有虞此鄒興所撰也夏四月梁王下王傳官大都領兵回哨援之勝敗於關灘時招安元帥姬安禮被執至行邸問兵多寡曰八千於是大都命集于大

紀錄彙編卷之三十一

五

四百九十七

理是役也勝以孤軍不可深入士多戰傷乃留建水元帥府聶千戶守之遂引還重慶天統三年甲辰司馬萬勝兵攻興元圍城三日不克而還命司寇鄒興攻巴州克之留兵鎮守是年更立中書省樞密院戴壽爲左丞相萬勝爲右丞尚大亨張文炳爲都察院鄒興爲平章俾鎮成都吳友仁鎮保寧莫仁壽鎮夔門俱爲宣慰鎮永寧黔南天統四年乙巳萬勝取興元時有劉諶者江西人爲仁壽教官文章清古能作成後進玉珍入蜀棄官隱居瀘州子弟多從之

游玉珍屢徵不就卒弟子葬之小市廂是年冬我太祖高皇帝遣使通聘曰胡人本處沙塞今反居中原是冠復顛倒足下應時而起居地上流區區有長江之險相爲唇齒協心同力併復中原惟足下圖之玉珍遣參政江儼答聘天統五年丙午春玉珍卒年三十六昇襲位纔十歲改元開熙尊母彭氏爲皇太后萬勝與張文炳有隙文炳使玉珍義子明昭矯彭氏旨召勝殺之使劉禎代爲丞相勝有開國功死非其罪人多不服吳友仁移檄興兵算命戴壽討之友仁遺書曰不誅昭國必不安昭若朝誅吾當夕至壽乃奏誅昭友仁入朝謝罪是年昇遣使來貢太祖命侍御史蔡哲報聘因挾一畫史同往潛圖其山川險易己酉大明洪武二年也朝廷遣使入蜀求大木昇亦遣使來貢使還上賜璽書咎之曰朕歷觀古之有蜀者如公孫述劉備李特王建孟知祥輩皆能乘機進取而善守之道未聞今足下據此必圖所以善守可也朕連年出師所向皆捷諸將用命故能成功遠勞致禮益見厚意因使者還姑以此復是年冬十月太祖遣湖廣行省平章楊環招諭昇環至蜀諭昇禍福使同入覲昇牽於羣議不能決環還復

紀錄彙編卷之三十一

六

四百九十八

以書曉之其略曰足下以幼冲之資襲先人之業不
容至計而聽羣下之議以爲瞿塘劍閣之險一夫負
戈萬人無如之何此皆不達時變以誤足下何則昔
之據蜀最盛莫如劉備諸葛孔明佐之訓練士卒財
用不足取之南蠻猶然朝不謀夕僅能自保今足下
疆場南不過播州北不越漢中以此準彼相去萬萬
而欲以陡絕一隅之地延頃刻之命可謂智乎我

聖上以足下先人通好之故不忍加師數遣使諭意
又以足下年幼未歷事變恐惑於狂瞽之說失遠大
之利故復遣環面諭禍福深仁厚德所以待明氏者

紀錄彙編卷之三十一

四百十七

紀錄彙編卷之三十一

八

四百十七

至矣足下可不深念之乎且向者亂雄如陳友諒張
士誠竊據吳楚造舟塞江河積糧過山嶽強將勁兵
自謂莫敵然鄱陽一戰友諒授首旋師東討張氏面
縛此非人力實天命也足下視此以爲何如禍福利
害瞭然可觀逆順之圖在足下審之而已昇不能從
洪武三年庚戌夏四月大將軍徐達遣裨將金興旺
張龍由鳳翔入連雲棧合兵攻興元興元守將劉思
忠知院金慶祥迎降達留興旺鎮守七月吳友仁
寇興元興旺擊却之明日友仁復來攻興旺與戰面
中流矢拔矢復戰斬首數百時城中守兵纔三千友
仁兵三萬興旺遣使間道走寶雞取援兵友仁乃圍
城決濠墳塹急攻興旺堅城拒守發礮擂石敵兵多
死時徐達在西安得報即帥師還屯益門鎮先令傳
友德率兵三千徑趨黑龍江夜襲木槽關攻斗山皆
下遂令軍中人持一炬然于山上友仁見列炬起大
驚乘夜遁去是年又遣使假道攻雲南戴壽不奉命
又遣蔡參政招諭昇不從四年辛亥春正月丁亥
上親祀上下神祇告伐明昇命中山侯湯和爲征西
將軍江夏侯周德興爲左副將軍德慶侯廖永忠爲
右副將軍暨榮陽侯楊環都督僉事葉昇率京衛荆

湘舟師由瞿塘趨重慶潁川侯傅友德爲征虜前將
軍濟寧侯顧時爲左副將軍暨都督僉事何文輝等
率河南陝西步騎由秦隴趨城都諭和等肅部伍嚴
紀律懷降附禁殺掠以王全斌事爲戒戊子命宋國
公馮勝往陝西修城池衛國公鄧愈往襄陽練軍馬
運糧餉以給征蜀將士閏三月楊環兵次夔州大溪
口先是蜀人自謂瞿塘天險遣莫仁壽守之以鐵索
橫斷關口聞王師臨境又遣戴壽鄒興飛天張益兵
爲固守計於鐵索外北倚羊角山南倚南城寨鑿兩

岸壁引纜爲飛橋三平以木板置砲以拒我師環等

攻之弗克是月傅友德攻蜀階州克之先是友德陞
辭上密語之曰蜀聞吾兵至必悉其精銳東守瞿
塘北阻金牛以拒我若出其不意直擣階文門戶既
舉腹心自潰兵貴神速但患爾等不勇耳友德受命
馳至陝集諸道兵揚言出金牛潛使人覘知青州來
陽空虛階文雖有兵壘而守備單弱遂引兵趨陳倉
選精兵五千爲前鋒攀緣山谷晝夜兼行大軍繼之
直抵階州蜀守將平章丁世真率衆來拒友德擊敗
之生擒其將雙刀王等十八人世真遁去遂克階州進
至文州距城三十里蜀人斷白龍江橋以阻我師友
德督兵修橋以渡至五里關丁世真等復集衆拒險

都督同知汪興祖躍馬直前中飛石死友德怒奮兵
急攻破之世真僅以數騎遁去遂拔文州五月己未
友德兵至漢江不得渡乃命軍中造船百餘艘己卯
船成將進兵欲以軍事達湯和而山川懸隔適江水
漲乃以木牌數千書克階文綿州月日投漢江順流
下六月壬午友德拔漢州初夏人聞王師至命戴壽
吳友仁等悉衆守瞿塘以扼三峽之險及聞階文破
壽乃留鄒興飛天張守瞿城而自與友仁還援漢州
以保成都未至而友德舟師已逼漢川何大亨悉兵

紀錄彙編卷之三十一

九

四百九十六

紀錄彙編卷之三十一

十

四百九十七

爲前後陳前軍既接後軍爲兩翼旁擊之興等大敗
明日復併兵攻之殺溺死者甚衆辛卯永忠進兵瞿
塘關山峻水急而蜀人鐵索飛橋橫據關口舟不得
進遂遣壯士數百昇小舟踰山度關出其上流人持
糧帶水筒以濟饑渴衣青莎衣以象草木色魚貫出
岩石間蜀人不之覺也度其已至乃率精銳出墨葉
渡夜分兩道一攻陸寨一攻水寨船頭皆鐵裹置火
器而前黎明蜀人盡銳來拒永忠已破其陸寨矣俄
而將士昇舟出上流者揚旗鼓譟齊下蜀人方大駭
下流舟師亦進發火砲火筒夾擊大破之鄒興中火

箭死飛橋鐵索皆斷擒其將蔣達等八十餘人斬首千餘溺死無算飛天張鐵頭張等皆遁去永忠入夔州明日湯和兵至永忠乃與和分道並進和率步騎永忠率舟師約會于重慶丙申傅友德進兵成都夏守金州九龍山寨平章俞思中率官屬軍民二千三百餘人詣友德降是日永忠舟師抵重慶次銅鑼峽昇等大懼或勸昇奔成都昇母彭氏泣曰今勢成破竹兵民皆已膽落豈能効力驅之拒守死傷徒多終亦不免不如早降昇遂遣使詣永忠軍納款永忠以湯和未至辭不受癸卯湯和至會永忠兵駐朝天門

紀錄彙編卷之三十一

十一
四十五

是日昇面縛銜璧與母彭氏及右丞劉仁等詣軍門降和受璧永忠解縛承制撫慰下令將士不得侵掠撫諭戴壽何大亨等家令其子弟持書往成都招諭遣指揮萬德送昇等并降表于京師表略曰乾坤正一統知天命之有歸日月仰大明撫華夷之無外萬方不冒四海同歡欽惟皇帝陛下功軼禹湯德侔堯舜運乾元不息之妙寰宇肅清秉神武不殺之權生民永賴收豪傑於紛爭之日施仁義於墮溺之時景運維新皇謨丕顯故無征而不克無令而不從臣昇僻處偏方懵無學識既靡實融先機之智又乏錢

似達事之宜見出井蛙計同亢兎揣罪實由於此啟
釁用非其人用揆愚蒙冒干天討顧閉關之何益遂
開門以來降迎拜道旁竊效子嬰之繫頸仰瞻天上
敢希孟昶之傾心謹將軍馬錢糧及土地人民以獻
七月庚申友德兵圍成都戴壽何大亨等出城拒戰
以象載甲士列于陣前友德命前鋒以弩矢火器衝
之象中矢還走反蹂壽兵死者甚衆友德亦中流矢
會壽等得家書聞昇已降而室家竝完皆無鬪志乃
籍倉庫遣子納款友德許之翊日壽等率其屬詣軍
門降友德按兵自東門入得士馬三萬壬戌友德分
兵徇州縣之未附者重慶知州尹善清拒戰友德擊
斬之判官王柱華率軍民降夏亡初保寧城中有韓
氏女年十七遭明氏兵亂慮爲所掠乃僞爲男服混
處民間既而果被虜居兵伍中七年人莫知其女子
也後從玉珍兵掠雲南還遇其叔父贖歸成都以適
尹氏人皆異之稱爲韓貞女乙丑明昇等至京師
上命禮官定受降禮禮部按孟昶入宋故事擬令昇
等於午門外進表待罪聽宣制釋罪賜冠服引入丹
墀聽宣諭上曰明昇與孟昶不同昶專制國政所
爲奢縱昇年幼事由臣下宜免其叩頭伏地上表請

罪之禮是日昇及其官屬朝見百官稱賀制授昇爲

歸義侯賜冠帶衣服及居第于京師八月庚子湯和

遣周德興會傅友德攻克保寧執吳友仁械送京師

蜀地悉平

廣信府同知鄒 潘

推官方 重

臨江府推官袁長馭

上饒縣學教諭余學串對讀

湖州府後學吳仕旦覆訂

紀錄彙編卷之三十一終

十三
百八十七

紀錄彙編卷之三十

三
百八十八

紀錄彙編卷之三十
平蜀記

筆四

合六

洪武四年春正月丁亥 上親祀上下神祇告伐明

昇命中山侯湯和爲征西將軍江夏侯周德興爲左

副將軍德慶侯廖永忠爲右副將軍率京衛荆湘舟

師由瞿塘趨重慶潁川侯傅友德爲征虜將軍濟寧

侯顧時爲副將軍率河南陝西等處步騎由秦龍趨

成都先是崇陽侯楊璟以上命至蜀諭以禍福昇

牽於羣議不能決璟還復以書曉之曰璟聞古之爲

紀錄彙編卷之三十

三
百八十九

國者同力度德同德度義義不足則不敢抗德不足則歸順焉故能保身家於兩全流名與於無窮福及子孫族姓長久反是者往往取敗今足下以幼冲之資藉先人之業據有巴蜀默然在位不咨至計而聽羣下之議以瞿塘劍閣之險一夫負戈萬人無如之何此皆不達時變以誤足下何則昔之據蜀最盛莫如漢昭烈諸葛孔明佐之訓練士卒財用不足皆取之南詔然猶朝不謀夕僅能自保今足下疆場南不過播州北不及漢中以此準彼相去萬萬而欲以一隅之地延頃刻之命可謂智乎若謂險阻可恃則三

苗之墟不滅有危之國不亡蠶叢魚鳧之鄉不至足
下矣我主上仁聖神武遣將用兵天下無敵運謀出
奇神明響應順附者無不加恩負固者然後致討以
足下先人通好之故不忍加師數遣使諭意又以足
復遣環面諭禍福深仁厚德所以待明氏者不淺足
下可不深念之乎且向者亂雄如陳友諒張士誠竊
據吳楚造船塞江河積糧過山岳強將勁兵自謂莫
敵然鄱陽一戰友諒授首旋師東討張氏面縛此非
人力實天命有在也足下視此以爲如何友諒之子

紀錄彙編卷之三十

四九

竄歸江夏王師致討勢窮出降主上有其罪愆封以
侯爵恩榮之盛天下所知足下無彼之過而能幡然
覺悟獨斷於心自求多福則必享茅土之封保先人
之祀世世不絕豈不賢智矣哉若必欲倔強一隅假
息頃刻魚游於沸鼎之中燕巢於危幕之上禍害將
至恬不知矧恐天兵一臨勢不可禦前日之臣爲
足下謀者或以郡獻或以城降各自爲身計以取富
貴當此之時老母弱子將安所歸縱足下年幼未曉
語及老母獨不痛心乎禍福利害瞭然可觀逆順之
途在足下審之而已昇不能聽至是乃命和等徂征

紀錄彙編卷之三十

三

四八子

環本儒生出身故通於文事 上諭和等曰今天下
大定四海奠安惟蜀未平朕以明玉珍嘗遣使修好
存事大之禮故於明昇憫其稚弱不忍加兵遣使開
諭冀其覺悟昇乃感於羣言反以兵犯吾興元雖敗
衄而去然豺狼之心終懷噲噬今命卿等率水陸之
師分道並進首尾攻之使彼疲於奔命勢必當克但
師行之際在肅士伍嚴紀律以懷降附無肆殺掠昔
王全斌事可以爲戒卿等慎之三月傅友德攻蜀階
州初友德陞辭 上密語之曰蜀人聞吾兵西伐必
悉其精銳東守瞿塘北阻金牛以拒我師彼必謂地

險而兵難至若出其不意直搆階文則門戶既隳而
心腹自潰兵貴神速但思卿等不勇耳友德受命至
陝集諸道兵揚言出金牛而潛使人覘知階文守備
果弱於是引兵直趨陳倉選精兵五千爲前鋒攀緣
山谷晝夜兼行大軍繼之直抵階州蜀平章丁世珍
率衆來拒友德擊敗其衆生擒其雙刀王等十八人
世珍遁走遂克階州進至文州距城三十里蜀人斷
白龍江橋以阻我師友德督兵修橋以渡至五里關
世珍復集兵據險友德奮兵急攻破之世珍僅以數
騎遁去文州亦克五月湯和兵進攻瞿塘關以江水

暴漲駐兵大溪口是月傅友德兵亦至漢江以水大不得渡乃令軍士造戰船百餘艘然蜀人雖失階文猶恃漢水自固及聞我師造舟進取益震恐友德欲以軍中消息達湯和而山川懸隔適江水暴漲乃以木牌數千書克階文月日揆漢江順流而下蜀守者見之爲之解體其丞相戴壽太尉吳友仁等方悉衆守瞿塘以阨三峽之險及聞階文破乃分兵守瞿塘還援漢州以保成都未至而友德舟師已逼城下因迎擊壽兵大敗之遂拔漢州以濟寧侯顧時留守而自將趨成都上聞湯和駐兵大溪口欲候永平進

紀錄彙編卷之三十

四

四五

紀錄彙編卷之三十

五

四六

忠已破其陸寨矣既而將士昇舟出江者一時俱發上流揚旗鼓噪而下蜀人出不意大駭下流之師亦擁舟前進發火砲夾擊大破之遂焚三橋斷其橫江鐵索生擒八十餘人斬首千餘級溺死者甚衆明日湯和兵亦至永忠乃與之分道並進和率步騎永忠率舟師約會于重慶七月廖永忠自夔州抵重慶次銅鑼峽明昇大懼或勸奔成都其母彭氏泣曰事勢如此縱往成都不過延命日夕今大軍勢如破竹人皆膽碎豈更效力然終亦不免也不如乞降以免生靈於鋒鏑昇遂遣使請降永忠以和未至不受踰旬和至會真城下是日昇面縛銜璧詣軍門降和受璧永忠解縛撫慰之是月傅友德兵圍成都戴壽等出城拒戰以象載甲士列於陣前友德命前鋒以弓矢火箭衝之衆中矢却走壽兵躡籍死者甚衆會湯和遣人報重慶之捷壽等亦得其家書知重慶已降而室家皆完遂無鬪志遂籍府庫詣軍門降九月湯和等遣人送明昇并降表至京詔省部議受降禮部言宋太祖乾德三年蜀主孟昶降及子弟官屬至闕下皆素服紗帽進待罪表俯伏于地通事舍人掖昶起鞠躬聽命宣制釋罪果等再拜三呼萬歲閣門皆以鐵裹船頭置火器而前黎明蜀人盡銳來拒永

使丞旨賜昶等襲衣冠帶昶等再拜跪受各就次易服然後入見於崇元殿閣門使引昶等入蹈舞稱謝宣徽使承旨宣喚昶等再拜陞殿至御座前鞠躬太祖親撫問之昶還位與其官屬皆蹈舞再拜呼萬歲出中書門下率百僚稱賀今擬明昇朝見禮上御奉天殿明昇於午門外跪進待罪表侍儀使捧表入宣表官宣讀訖承制官出傳制昇等皆俯伏于地侍儀舍人披昇起其官屬皆起跪聽宣制釋罪昇等五拜三呼萬歲承制官傳制賜衣服冠帶侍儀舍人引昇入丹墀中四拜出丞相率文武百官行賀禮 上 紀錄彙編卷之三十 六
三十九
平西蜀頌并序

平蜀記不知何人所撰予觀定遠黃公金開國功臣錄載平蜀事于穎川侯傅友德德慶侯廖永忠傳中甚詳若平章楊璟與明昇書乃詳於斯記也廖公傳後載 皇祖御製平西蜀文末有傳一廖次之語五言次第真馭將之明鑒也嘉靖乙巳清明日汝郡袁袞記

附錄

平西蜀頌并序

劉基

臣聞 天命 真主混一六合必先有以爲之驅除

紀錄彙編卷之三十 七
三十九

然後收拾以歸其籠自古及今同一揆矣是故冬寒之極必有陽春激湍之下必有深潭大亂之後必有大治理則然也元德既衰九土糜沸鴉張狼顧之豪彌滿山澤萬姓喟喟無所籲告 天乃命我 皇帝肅將武威代伐不道故一伐而定荆湖再伐而舉全吳三伐而海甸廓清四伐而東粵南閩悉歸叛圖於是肆伐中原拾宋掇秦掣趙拔燕兵鋒未至聲聞先及神讐鬼慄虜蜀俯伏玄菟青海貞裔大漢交趾錄耳之國罔不獻琛奉表稽首闕下無敢後者獨明昇竊據巴蜀雖遣使奉貢而不去爲號大臣皆請討之

皇帝憐其父沒子幼數遣使招之不至乃命將帥師

伐之洪武四年大軍破瞿塘殺其將某其郡邑鎮戍

望風送款昇乃率其官屬奉璽印詣軍門請降蓋自

建國至是凡五年而天下一統何其易也固知天命

有在而羣雄並起爲之驅除也臣基受恩深厚無

能補報遙聞捷音歡喜踴躍不能自己謹撰平西蜀

頌一首雖不足以贊揚聖德萬一亦聊以寓葵藿

向日之忱云爾其辭曰

惟彼蜀國開自蠶叢山川隔閼與華不通金牛啟道

厥竅斯鑿岷峨峩峩始連井絡秦以之霸漢以之王

紀錄彙編卷之三十

八

三空

紀錄彙編卷之三十終

紀錄彙編卷之三十

九

三十七子

諸葛用之震驚北方劍閣倚天瞿塘坼地仰不可攀

俯不可視蠢茲羌戎憑其險阻罔知天命大邦是

距洸洸虎臣受命于征出師桓桓如雷如霆如雷

如霆天子之威廟算先定鬼神莫違靈旗揮揮指

如霆天子之威廟算先定鬼神莫違靈旗揮揮指

如霆天子之威廟算先定鬼神莫違靈旗揮揮指

如霆天子之威廟算先定鬼神莫違靈旗揮揮指

如霆天子之威廟算先定鬼神莫違靈旗揮揮指

如霆天子之威廟算先定鬼神莫違靈旗揮揮指

如霆天子之威廟算先定鬼神莫違靈旗揮揮指

如霆天子之威廟算先定鬼神莫違靈旗揮揮指

首軍門而縛銜璧六軍奏凱聲動玄黃鼙鼙白叟路

舞康莊四海會同豐年穰穰慶雲甘露自天降祥臣

拜稽首受天之祐受天之祐天子萬壽

廣信府同知鄒潘

推官方重

臨江府推官袁長馭

上饒縣學教諭余學士申對讀

湖州府後學吳仕旦覆訂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洪武聖政記一卷明宋濂撰濂有篇海類編已著

錄是書略倣貞觀政要之例標題分記分嚴祀事

正大本肅軍政絕倖位定民志新舊俗六類而新

舊俗下又分申禁令覈實效育人才優前代正禮

樂之失去海獄之封嚴官閭之法厲忠節之訓剗

積歲之弊九子目濂自爲序見所作文憲集中蓋

當時奏御之書也梅純損齋備忘錄曰本朝文章

近臣在洪武初則學士宋濂其所記當時盛美有

洪武聖政記提要

洪武聖政記自永樂以後則少師楊士奇有三朝
聖諭錄至天順改元則少保李賢有天順日錄二
錄皆近有印本而聖政記獨亡僅見其序文惜哉
據其所云則此書在成化間已無傳本不知何以
得存於今然勘驗文義實非贗託或純偶未見遽
以爲佚歟然是書之不行於明代亦可見矣

洪武聖政記

洪武聖政記序

自古帝王創業垂統方有事乎征伐而於彌綸天下之治其勢或未遑及其大統既集亦不過振厥宏綱而萬目未盡舉焉如漢之高帝得國最正雖曰算無遺策而施之政令猶乏精詳故史臣贊之亦但云規模宏遠而已夫以高帝之雄傑尚如此則其餘從可知矣洪惟皇上以布衣受天命蓋與高帝同雖當開拓土疆之際停戈講藝息馬論道夜以繼日無一時之寧迨夫正天位朝萬國孳孳圖治恒若不足於是綱舉於上目備於下

洪武叢記

序

誠有非高帝所可及是故郊廟以及百神之祭禮文咸秩則祀事嚴矣御極之日卽立儲位以正青宮則大本定矣衆建諸王列封功臣則大分昭矣兵戎之衆自京師達於郡縣率皆設衛其權一出于朝廷而爲將者不得私則軍政肅矣中外官有定制一革冗濫之弊而倖位絕矣冠服有別防範加嚴而民志自定無僭侈矣他如申禁令覈實效育人材優前代正禮樂之失去海嶽之封嚴宮闈之法勵忠節之訓剗積歲之弊如斯之類不一而足或前王之所未行或行之有未至者皆煥然

有條可以垂法後世此其故何哉蓋自近代以來習俗

圯壞殆將百年而天生大有爲之君首出庶物一新舊染之俗與民更始是故資思所斷動契典則度越千古咸無與讓此正所謂錫勇智而正萬邦也臣備位詞林

以文字爲職業親見盛德大業日新月著於是與僚屬謀取其有關政要者編集成書列爲上下卷凡七類合若干條名曰洪武聖政記然而天之高明也萬物莫不覆焉地之博厚也萬物莫不載焉聖人之作也萬物咸忻覩焉故凡金科之頒玉條之列著之于簡告刻之於石碑傳之于聖子神孫者將與天地相爲無窮書曰惟天聰明惟聖時憲詩曰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此之謂矣其所以致四海雍熙之治比隆於唐虞三代者豈不在于茲乎臣不佞請以是序于篇端極知僭踰無任阻越之至翰林院侍講學士中順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兼太子贊善大夫臣宋濂謹序

明 宋濂 撰

嚴祀事第一

洪武元年春正月乙亥上以文武大臣百司衆庶合辭勸進尊爲皇帝以主黔黎勉徇輿情迺祭告天地于鍾山之陽其文曰維我中國人民之君自永運告終帝命真人於沙漠入中國爲天下主其君父子及孫百有餘年今運亦終天下土地人民聚傑紛爭惟臣帝賜英賢李善良徐達等爲臣之輔遂能勘定采石水寨蠻子海

洪武聖政記

牙方山陸塞陳也先袁州歐普祥江州陳友諒潭州王忠信新添鄧明龍泉彭時中荊州江珏濠州孫德崖廬州左君弼安豐劉福通贛州熊天瑞辰州周文貴永新周安萍鄉易華平江王世明沅州李勝蘇州張士誠慶元方國珍沂州王宣益都老保等處休兵息民於田里今地周迴二萬里廣諸臣下皆曰恐民無主必欲推尊帝號臣不敢辭亦不敢不告上帝皇祇是用吳二年正月四日於鍾山之陽設壇備儀昭告上帝皇祇簡在帝心遂卽皇帝位于南郊定有天下之號曰大明以吳二

年爲洪武元年是月恭詣太廟追尊四代考妣爲皇帝皇后立大社大稷於京師布告天下乃命中書省禮部定議郊廟及百神祀典制曰朕思天地造化能生萬物而不言故命人君代理之前代不察聽人民祀天地祈禱無所不至普天之下民庶繁多一日之間祈天者不知其幾演禮犯分莫大於斯古者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大夫士庶各有所宜祭其上下合祭之神禮部其定議頑降違者罪之於是省部定奏天子親祀圓丘方丘宗廟社稷若京師三皇孔子及風雲雷雨五嶽四瀆

洪武聖政記

聖帝明王忠臣烈士先賢等祀則遣官致祭郡縣宜立社稷有司春秋致祭庶人祭祖父母父母及里社土穀之神并得祀齋載諸祀典其猶道建齋設醮不許奏章上表投拜青詞及塑畫天地神祇與凡扶鸞禱聖書符咒水諸術並加禁止庶幾左道不興民無惑志詔從之又命禮部諭有司謹祭祀略曰上古君天下者設官分職各守方隅爵及五等公侯伯子男居之是五等有巨微皆稱曰國所以動止首以祀戎爲先自秦漢以下官

雖異古其祭禮則不殊邇來天下有司旣無謬以奉該

祀之神其於人事又何懼焉蓋儒者在任不明於理或粗俗者居官亦不訪于賢是故事多非爲不能長保富貴也若有志者居官必訪於賢者乃知祀禮之大必敬勝怠則事業冒矣若或不能窮其所以則怠勝敬其不減者鮮矣朕思人之在世也若不畏神人是不可教者

也世之所以成世者惟人與神耳豈可慢邪爾禮部遍告諸司如勅四年秋七月辛亥存心錄成上覽之謂諸儒臣曰朕觀歷代賢君事神之道罔不祗肅故百靈效祉伏徵類應及乎衰世之君罔知攸敬違天慢神非惟

祭祀齊戒整心志對越神明而此心不能不爲事物所動檢持甚難蓋防閑此身使不妄動則自信已能防閑此心使不妄動尚難能也善長等皆頓首曰陛下此言乃聖賢治心之要心旣治天下無難治矣

定大本第二

上旣御極卽立長子爲皇太子正位東宮以定大本戒之曰天子之子與公卿士庶人之子不同公卿士庶人之子係一家之盛衰天子之子係天下之安危爾承主器之重將有天下之責也公卿士庶人不能修身齊家

洪武叢記

四

感召災謫國家禍亂亦由是而致朕爲是懼每臨祭必誠必敬惟恐未至故命卿等編此書欲示鑒戒夫水可以鑒形古可以鑒今是編所爲善惡豈以行之於今將俾子孫永爲守法

又諭李善長等曰人之一心極難點檢朕起兵後年二十七八血氣方剛軍士日衆若不自省察任情行事誰能禁我因思心爲身之主帥若一事不合理則百事皆廢所以常自點檢此心與身如兩敵然時時自相爭戰凡諸事爲必求至當以此號令得行肇成大業今每遇

祭祀齊戒整心志對越神明而此心不能不爲事物所動檢持甚難蓋防閑此身使不妄動則自信已能防閑此心使不妄動尚難能也善長等皆頓首曰陛下此言乃聖賢治心之要心旣治天下無難治矣

體君臣一心庶幾無相構之患也乃命詹同取東宮官

制觀之謂同等曰朕今立東宮官取廷臣勳德老成者兼其職老成舊人動有典則若新進賢者亦選擇參用夫舉賢任才立國之本崇德尚齒尊賢之道輔導得賢人各盡職故連抱之木必以授良匠萬金之璧不以付拙工同對曰陛下立法垂憲之意實深遠矣於是以李善長等皆兼東宮官迺諭善長等曰朕於東宮官不別設府僚而以卿等兼之者蓋軍旅未息朕若有事於外必留太子監國若設府僚卿等在內事當啓聞太子或有聽斷不明而與卿等意見不合卿等必謂府僚導之

與名不足以副實行不足以服衆豈可取法且吾子年未長學未充更事未多所宜尊禮師傳講習經傳博通古今識達機宜他日軍國重務皆令啓聞何必效彼作中書令乎

昭大分第三

三年夏四月辛酉以封建諸王告廟禮畢賜宴廷臣上曰昔元失其馭羣雄並起四方鼎沸民遭塗炭朕躬率師以靖大難皇天眷佑海宇寧謐然治天下之道必建藩屏上衛國家下安生民今諸子既長宜各有封爵分

洪武聖政記

五

洪武聖政記

六

嫌疑由是而生朕所以特置賓客諭德等官以輔成太子德性且選名儒爲之賓友昔周公教成王告以克詰戎兵召公教康王告以張皇六師此居安慮危不忘武備蓋繼世之君生長富驕泥於安逸多忽於軍旅之事一有緩急問知所措二公所言不可忘也劉基陶安言於上曰適間中書欲倣元制設中書令奏以太子爲之上曰取法於古必擇其善者而從之苟爲不善而一弊是從將欲望治譬猶登高岡而郤步渡長江而回楫豈能達哉元氏自用事不師古設官不以任賢惟其類是爲秦王第三子樞爲晉王第四子棣爲燕王第五子橒

爲吳王第六子楨爲楚王第七子椿爲齊王第八子梓
爲灋王第九子杞爲蜀王第十子檀爲魯王姪孫守謙
爲靖江王皆授以冊寶設置相傳官屬凡諸典禮已有
定制嗚呼衆建藩府所以廣磐石之安大封土疆所以
眷親支之厚古今通義朕何敢私尚賴中外臣隣相與
維持弼成政化是歲冬十一月丙申大封功臣命大都
督府兵部錄上諸將功績吏部定勳爵戶部備賞物禮
部定禮儀翰林院撰制誥以封功臣次日上御奉天殿
皇太子親王侍丞相率文武百官列於丹陛左右上召

洪武聖政記

七

芝闕右丞相徐達朕起兵時卽從征討四方摧堅撫順
勞勦居多此二人者已列公爵宜進封大國以示褒嘉
餘悉據功定封書云德懋懋官功懋懋賞今日所定若
爵不稱德賞不酬勞卿等宜廷論之無有後言諸將皆
頓首悅服迺頒行爵賞封公者六人宣國公李善長授
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師
中書左丞相進封韓國公食祿四千石信國公徐達授
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傅
中書右丞相進封魏國公食祿五千石並賜帛百匹開
洪武聖政記

八

平王常遇春子茂封鄭國公馮勝封宋國公李文忠封
曹國公鄧愈封衛國公俱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
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並食祿三千石賜帛各八十匹
封侯者二十有八人湯和封中山侯唐勝宗封延安侯
陸仲亨封吉安侯周德興封江夏侯華雲龍封淮安侯
顧時封濟寧侯耿炳文封長興侯陳德封臨江侯郭興
封鞏昌侯王宗原封六安侯鄭遇春封營陽侯費聚封
平涼侯吳良封江陰侯吳禎封靖海侯趙庸封南雄侯
廖永忠封德慶侯俞通源封南安侯華高封廣德侯楊

璫封榮陽侯康鐸封蘄春侯朱亮祖封永嘉侯傅友德
封潁川侯胡均美封豫章侯韓政封東平侯黃彬封宜
春侯曹良臣封宣寧侯梅思祖封汝南侯陸聚封河南
侯俱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其食
祿及賜帛各有差並賜誥命鐵券乃詔天下曰曩者有
元失馭海宇紛爭朕自布衣奮身行伍覩羣雄之無力
遂率衆渡江撫太平定建業遷將練兵征討四方者幾
二十年荷皇天宗社之眷山川百神之助諸將效謀六
師用命遂致華夏清寧蕃夷臣伏一統之業屬予一人

洪武叢記

九

今者班師振旅定功封爵朕重念諸將士委身暴露艱
苦之狀欲加重賞則天下鎮守之兵及京師護衛之士
不下百萬而民之資力有限是用計倉庫之所儲度民
力之所具均其等第尊爵祿頒金帛以勞將臣仍稽古
制定勳爵俾其子孫世襲軍士則各賞白金十兩錢六
千朕之此言通于天地昭布中外咸使聞知

肅軍政第四

洪武元年春正月上以太史令劉基奏立軍衛法迺自
京師達于郡縣皆立軍衛大率以五千六百名爲一衛

一千一百二十名爲一千戶所一百一十二名爲一百
戶所每一百戶下設總旗二名小旗二十名管領鈴束
通以指揮使等官領之大小相維以成隊伍撫綏操練
務在得宜毋敢紊亂空歇凡有事征伐則詔總兵官佩
將印領之旣旋則上所佩印於朝廷軍士則各歸其衛
而單身還第其權一皆出自朝廷而不敢有所擅調五
年夏六月降律令於各衛禁止軍官軍人不得於私下
或明白接受公侯所與信寶金銀段匹衣服糧米錢物
及非出征時不得於公侯之家門首侍立其公侯非奉
特旨不得私自呼喚軍人役使違者公侯三犯准免死
一次軍官軍人三犯發海南充軍

絕梓位第五

上初卽位卽會羣臣立綱陳紀法體漢唐略加增減亦
參以宋朝之典內置中書省大都督府御史臺及六部
等官外列都指揮使司布政使司按察使司及府州縣
等官綱維庶務以安兆民一革冗濫之弊四年夏五月
諭吏部尚書詹同等曰吏部者衡鑑之司鑑明則物之
妍媸無所逃衡平則物之輕重得其當益政事得失在

庶官任官賢否由吏部任得其人則政理民安非其人則壞官曠職卿等居持衡秉鑑之任宜在公平以辨賢否毋但庸庸碌碌充位而已六年夏四月命吏部訪求賢才上曰世有賢才國之寶也古之聖王恒汲汲于求賢若高宗之於傅說文王之於呂尚二君者豈其智之不足也而遑遑於版築鼓刀之徒蓋賢才不備不足以爲治鴻鵠之能遠舉者爲其有羽翼也蛟龍之能騰躍者爲其有鱗鬚也人君之能致治者爲其有賢才而爲之輔也今山林之士豈無德行文藝之足稱者宜令有

禮教因循百年而中國之禮變易幾盡朕卽位以來夙夜不忘思有以振舉之以洗染汚之習故嘗命爾禮部定著禮儀今雖已成宜更與諸儒參詳考議斟酌先王之典以復中國之舊務合人情永爲定式庶幾愜朕心也又嘗諭徐達等曰禮法國之綱紀禮法立則人志定上下安建國之初此爲先務爾等爲吾輔相當守此道毋謹於始而忽於終也

新舊俗第七

洪武聖政記

三

司採舉而備禮遣送京師朕將任用之以圖至治

定民志第六

上命中書省定官民房舍服色等第諭之曰昔帝王之治天下必定禮制以辨貴賤明等威是以漢高初興卽有衣錦繡綺縠操兵乘馬之禁歷代皆然近世風俗相承流於奢侈閭里之民服食居處與公卿無異貴賤無等僭禮敗度此元之所以失政也中書其以官民房舍服色等第明立禁條頒布中外俾各有所守以正名分

禮部上考定禮儀上謂尚書牛諒曰禮者國之防範人

道之紀綱朝廷所當先務不可一日無也自元氏廢棄禮教因循百年而中國之禮變易幾盡朕卽位以來夙夜不忘思有以振舉之以洗染汚之習故嘗命爾禮部成輒繕書上奏揭於西廡之壁上親御翰墨爲之裁定務協厥中而後頒降七年春二月新律成其篇目一準之於唐曰名例曰衛禁曰職制曰戶婚曰廩庫曰擅興曰盜賊曰鬪訟曰詐僞曰雜律曰捕亡曰斷獄其間或損或益或仍其舊悉合輕重之宜合六百有六條分三

十卷

右申禁令

上令諸司定文武科取士之法諭之曰上世帝王創業

之際用武以安天下守成之時講武以威天下至於經
綸撫治則在文臣二者不可偏用也古者人生八歲學
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十五學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
道是以周官選舉之制曰六德曰六行曰六藝文武兼
用賢能並舉此三代治化所以隆盛也茲欲上稽古制
設文武二科以廣求天下之賢其應文舉者察之言行
以觀其德考之經術以觀其業試之書算以觀其能策
之經史時務以觀其政事其應武舉者先之以謀略次
之以武藝取其實效不尚虛文然此二者必三年責成

洪武叢記

三

有司預爲勸諭俾民間秀士及智勇之人各以時勉學
俟開舉之歲以充貢京師上嘗謂翰林侍讀學士詹同
等曰古人爲文章或以明道德或以通當世之務如典
謨之言皆明白易知無深怪險僻之語至如諸葛孔明
出師表亦何嘗雕琢爲文而誠意溢出至今使人誦之
自然忠義感激近世文士不究道德之本不達當世之
務故詞雖艱深意實淺近即使過揚雄相如何裨實用
自今翰林爲文但取通道理明世務無事浮藻

右叢記

二年冬十月上諭中書省臣曰學校之教至元其弊極
矣使先王衣冠禮義之教泯焉無存上下之間波頽風
靡故學校之教名存實亡況兵變以來人習於戰鬪惟
知干戈莫識俎豆朕嘗謂治國之要教化爲先教化之
道學校爲本京師雖有太學而天下學校未興宜令郡
縣皆立學禮延師儒教授生徒以講論聖道使人日漸
月化以復先王之舊以革污染之習此最急務宜速行
之

八年春三月命御史臺官選國子生分教北方上諭之

洪武叢記

四

曰致治在於善俗善俗本乎教化教化行雖閭閻可使
爲君子教化廢雖中材或墮爲小人近北方喪亂之餘
人鮮知學欲求多聞之士甚不易得今太學諸生中年
長學優者卿宜選取俾往北方各郡分教庶使人知務
學人材可興於是選國子生林伯雲等三百六十六人
給廩食賜衣服而遣之

右叢記

三年夏六月李文忠等遣人送故元皇孫買的里八刺
及其后妃等到京中書上言宜獻俘太廟上以帝王之

後有所不忍止令具本俗之服見至日上服皮弁御奉天殿百官具朝服侍班侍儀使引見行五拜禮見皇子行四拜禮后妃朝坤寧宮命婦具冠服侍班禮畢賜以中國冠服并賜第宅及廩餉封買的里八刺爲崇禮

侯誥曰昔帝王之有天下必封前代子孫使作賓王家

其來尚矣元失其馭四海紛爭朕以武功削平羣雄混一區宇爲天下主而買的里八刺實爲元之宗孫比者遣將北征爾祖已殂既克應昌爾迺來歸朕念帝王之後爰稽古制錫以侯封爾其夙夜恭慎稱朕優禮之意

洪武聖政記

卷一

上以元主不戰而奔克順天命特謚曰順帝上又以其后妃在京不能耐暑且北狄但知食肉飲酪迺勅中書省臣務使之飲食起居適宜若其欲歸當遣還沙漠未幾竟遺還

右優前代

上以國家創業之初禮制未備勅中書省令天下郡縣舉素志高潔博古通今練達時宜之士禮送至京乃命凱等更製其詞至是上之命協音律者歌之謂侍臣曰禮以導敬樂以宣和不敬不和何以爲治元時古樂俱

廢惟淫詞艷曲更唱迭和又使邊塞之聲與正音相雜甚者以古先帝王祀典神祇飾爲隊舞諧戲殿廷殊非所以道中和崇治體也今所制樂章頗協音律有和平廣大之意自今一切流俗諺競淫褻之樂悉屏去之

右正禮樂之失

三年上以山川之神不宜加以國家封號定制止稱本名詔曰自有元失馭羣雄鼎沸土宇分裂聲教不同朕奮起布衣以安民爲念訓將練兵平定華夷大統以正永惟爲治之道必本於禮考諸祀典如五嶽五鎮四海四瀆之封起自唐世崇名美號歷代有加在朕忌之則有不然夫嶽鎮海瀆皆高山廣水自天地開闢以來至今英靈之氣萃而爲神必皆受命於上帝幽微莫測豈家國封號之所可加瀆禮不經莫此爲甚至於忠臣烈士雖可加以封號亦惟當時爲宜夫禮所以明神人正名分不可以僭差今命依古定制凡嶽鎮海瀆並去其前代所封名號止以山水本名稱其神郡縣城隍神號一體改封歷代忠臣烈士亦依當時初封以爲實號後世謠議之稱皆與革去其孔子明先王之要道爲天下

師以濟後世非有功於一方一時者可比所有封爵宜仍其舊庶幾神人之際名正言順于理爲當用稱朕以禮祀神之意

右去海獄之封

上平日持身之道無優伶近狎之失酣歌夜飲之歡正宮無自縱之權妃嬪無專寵之幸自以乾清宮爲正寢后妃宮院各有其所每夕進御有序或有浮詞之婦察其言非卽加詰責故宮無妬忌之女其外戚亦循理畏法無敢恃寵以病民寺人之徒惟給事掃除之役凡古

洪武聖政記

七

昔所深患者皆絕無之上每有識記書札輒命皇后藏之倉卒取視后卽於囊中出而進之未嘗脫誤凡進上御膳后必躬自省視官人請曰宮中人衆可無煩聖體后曰吾固知宮中有人但婦人事夫不可不謹膳羞上進不可不潔脫有不至汝輩受責吾心豈安吾所以爲此者一以敬上而不敢忽一以保汝輩免於責也豈謂無人耶宮人聞之莫不感悅

右嚴宮闈之法

二年春正月上勅中書省臣曰元末政亂禍及生靈朕

倡義臨濠以全鄉曲繼率英賢渡大江遂西取武昌東定姑蘇北下中原南平閩廣越十有六載始克混一每念諸將相從捐軀戮力開拓疆宇有共事而不覩其成

建功而未食其報追思前勞痛切朕懷人孰無死死而不朽乃爲可貴若諸將者生建忠勇之節死有無窮之榮身雖沒而名永不磨矣其命有司立功臣廟於雞鳴山序其封爵爲像以奉祀之又嘗勅禮部官曰自古忠臣義士舍生而取義者身沒而名存有以垂訓於天下後世若元右丞余闢守安慶屹然當南北之衝援絕力

洪武聖政記

六

窮舉家皆死節義凜然又若江州總管李黼身守孤城力抗強敵臨難死義與闕同轍自昔忠臣義士必見褒崇於後代蓋以厲風教也宜令有司建祠肖像祀之

右勵忠節之訓

監察御史高原侃言京師人民循習元氏舊俗凡有喪葬設酒會親友作樂娛尸惟較酒殼厚薄無哀戚之情流俗之壞至此甚非所以爲治且京師者天下之本萬民之所取則一事非禮則海內之人轉相視效弊可勝言況送終禮之大者不可不謹乞禁止以厚風化上是

其言乃詔禮官定官民喪服之制上以唐宋皆有成律

斷獄惟元不倣古制取一時所行之事以爲條格且比

例太繁胥吏因之易爲姦弊以出入人罪故自平武昌

以來卽命定律後臺諫旣立遂命左丞相李善長學士

陶安等詳定而痛革舊例之繁

右刻積歲之弊

國初御史與校尉同居官舍重屋御史在上尉在下
欲其互糾察也

皇祖始造鈔不就一夕夢神告當用秀才心肝爲之
寤思之不得高后曰士子苦心文業其文課卽心肝
也祖善曰得之矣因命取太學積課簿摺而爲之果
成國初諸司官不由科薦苟得其人使令正席民服
莊政故有卒巾祭酒等稱或有過稍輕罰去冠帶
聖君初政記

洪武聖政記

九

皇祖一統後每春秋嚴冬分命諸王帥兵巡邊遠涉
不毛校獵而遺謂之

功臣廟祀饋頭領子散給衛士以激勸也

洪武三年二月命製四方平定巾式頒行天下以士
民所服四帶巾未盡善復制此令士人吏民服之
詹舍人希原書宮殿公署榜最後寫太學集賢門門
宇右文稍鈎其末 上曰吾方欲集賢希原欲閉門
塞吾賢路耶以此殺之

洪武聖政記終

嘉慶戊辰夏五月
昭文張海鵬校梓

辨非實禮也宜定其式凡致書于尊者稱端肅奉書

答則稱端肅奉復敵已者稱奉書奉復上與下稱書寄書答卑幼與尊長云家書敬覆尊長卽卑幼云書

付某人其名字有犯古聖賢諱者悉更之

上敬天無復毫末怠以樂生不娶專潔建神樂觀以

居之賙給優裕所轄錢穀不刷卷曰要他事神不必

計校常膳外復予肉銀若干

壇武舞執干盾後易楮甲繪兵其上曰屢發世防

年再議又明年遍徵草澤文章之士相與考訂之自爲一代之制今書之存者有大明集禮洪武定制禮樂定式稽古定制諸司職掌

洪武三年命儒臣魏俊等六人編類天下郡縣地里形勢爲大明志

洪武壬子簡會試士張唯等一十六人授編脩等職入文華堂宋濂爲之師俾肄業上間至堂中取其文親評優劣命光祿給酒饌冬夏時賜衣及白金鞍馬

聖君初政記

二

聖君初政記

三

皇祖命圖大辟囚徒非殺刑之狀平鵝衣衛外廷俾人得見爲懲戒

洪武初欲作鑑擧而不得其制有言吳越王錢氏子十有五年詔立諸殿閣官以寵待儒臣之賢者金華

孫居浙東者家傳唐昭宗賜鏐之舉猶存乃遣使覈吳沈田太史屬拜東閣大學士上親制誥文以授得按其制作焉

皇祖於開國之初開禮樂二局徵天下耆儒宿學分局以講究禮樂當時集成有大明集禮而樂未有全

書

洪武六年命中書省暨翰林院太常寺定擬三禮明

十一月詔民年八十九十爲鄉閭推重者賜爵有若

貧不能養者日給酒肉歲與絮帛者爲令

張士誠平後張昶欲亂政乃使人上書稱頌功德勸

上宜及時爲樂劉基曰是欲爲趙高也上頷之

二年詔修元史命李善長爲監脩宋濂王禕爲總裁

又詔立皇陵碑

一日問劉基吾享位幾何年基曰聖壽無窮然以數言當三十五年又其間五歲假者上忽憶陳四

竊魚事以其數符也立召陳至將殺之上問汝頗

憶昔日事否陳答曰臣何敢忘因述漁事上曰吾

聖君初政記

四

忘之爲何地陳曰烏龍潭也上曰吾鄉烏有此陳曰臣嘗於此臥烏龍故云爾上見其對以爲畏懼頗謂稱旨因曰汝儻爲官乎陳叩頭謝上曰可爲戶部江西郎中時錢穀山積陳居四年竟墨誅

上惡游手者和州縛一人至指甲長尺餘上欲加刑陶安諫曰此人雖不勤業亦不爲惡請陛下赦

聖君初政記

五

之上遂解其縛謂安曰微卿言幾殺無辜矣

建帝玉崩于鶴鳴山之陽上親祭行酒至灤高帝

曰大哥得天下與朕同多賜你一杯酒今太常再進

一爵

上凡得封疏卽令左右疏節其事粘之壁甲乙治之裁斷如流壁粘一日數易

富室苦無州一郡民歲輸糧百石至四百石者四百九十戶五百石至千石者五十六戶千石至二千石者六戶二千石至三千八百石者二戶計五百四十戶而歲輸至五十萬有奇上曰富民多豪強故

臣受其害宜召之來朕時勉諭之于是諸郡富民見諭之云云皆頓首謝復賜酒食遣之

十三年戶部覈實天下土田惟兩浙富民畏避徭役往

往以田產託親隣佃僕謂之鐵腳施久之相習成風奸弊百出謂之通天詭上聞之遣國子生武淳

等往各處查定細底編類爲冊其法甚備謂之魚鱗

圖冊

上惡游手者和州縛一人至指甲長尺餘上欲加刑陶安諫曰此人雖不勤業亦不爲惡請陛下赦

聖君初政記

蕩然 上笑曰酒風漢頭毛如此非酒過耶德成曰

臣猶厭其多欲盡頽也上默然旣醒悔悟觸犯遂盡削其髮披緇誦佛乃免

高祖惡貞民竄緇流聚犯者衆乃掘地埋其身十五井列特露其項用大斧削之一削去數顆頭謂之鎌頭會時有神僧在列因示神變元旣喪隨復出凡三五不止乃釋之并罷斯會

國初重辟凌遲處死外有刷洗牒置鐵床沃以沸湯以鐵帚刷去皮肉有梟令以鈎鉤脊縣之有稱竿縛聖君初政記六

置竿杪彼末縣石稱之有抽腸亦掛架上以鉤入轂

道鉤腸出郤放彼端石屍起腸出有剥皮剥酷吏皮置公座令代者坐警以懲有數重者有挑膝蓋有錫蛇游等凡以上大憝之辟也迨作祖訓卽嚴其禁至哉聖心之仁矣

本朝賜臣下姓不多見惟國初有之于邳州車都使

車言本姓信洪武中信錄有軍功賜姓車太學初成 上幸觀某處侈費命埋督造部官

國初官名有更制後人鮮知者漫記一二未之盡也

王尚賓大使曰都諫官曰知驍騎斷指揮使司事營事府贊讀曰儒學提舉司校理口侍禮郎曰引進使曰翰林院直學士曰翰林院應奉曰起居注曰左右正言承天門侍詔閣門使觀察使侍儀司通贊舍人如罷中書四輔訖院儀禮司及改御史中丞大夫之屬不復其餘

戶堅洪武中以勇力爲直殿將軍外國貢天馬名撞倒山奚官近之輒人立莫能斃 上以命堅堅立高樓上使人引馬過其下提沙囊四百斤壓之乃得施聖君初政記七

鞍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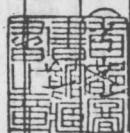
國初犯大辟者其家屬多請代刑 上并宥之如五倫書所載是也其後繼請者乃一切許之

洛陽秦從龍居鎮江王師徇鎮江從龍與妻偕來上親至龍江澇迎之以入時 上駐富民王綠帛家因遷之以同處 上待之甚厚

上令有司造成均多蜈蚣築土峯以鎮之號鵝鳴山自是蜈蚣頓息又造士人肄業案座以獨木堅厚白秀才頑母敗吾案

永樂元年

月 日



太祖高皇帝國初事蹟臣劉辰今將進呈

太祖自和州渡江至采石太平儒士陶安百先來見

太祖問曰有何道教之安曰即今羣雄並起不過子女玉帛將軍若能反羣雄之志不殺人

國初事蹟

不擄掠不燒房屋首取金陵以圖王業願以身許之

太祖曰諾克太平授安太平興國翼元帥府令

史陞都事後

太祖得建康等處全有江南遂成帝業安贊佐功多官至翰林學士江西行省參知政事

一

太祖在和州與李國勝趙晉勝同日渡江既至

采石國勝起意就船上設宴邀請

太祖飲酒欲圖之國勝部下人陰以其情達于

太祖推疾不赴後數日却設筵宴請國勝不防到船上未久

太祖命壯士縛之投於水部下廖永安俞通海以軍馬船隻降

一蠻子海牙水寨自上江退下裕溪河口與采石相對

太祖既得采石以兵破之蠻子海牙遁走長官康某等降獲其船隻

一陳也先圍太平

太祖殺敗之也先被擒

國初事蹟

太祖不加誅戮殺牛馬與同誓告天地共攻臺

城也先懷二心陰同城中守將雖圍而不攻被臺兵擒去郭元帥張元帥軍敗而回及句容鄉兵殺也先

太祖曰陳也先背盟負恩入殺之也其子兆先屯守方山

太祖招之就降

太祖既得建康爲軍少集太平建康鎮江宣州廣德伍府民戶爲軍謂之民兵

太祖即位曰虧了伍府供給水遠饒了他秋糧

止當均功夫役

一楊州長鎗一片瓦青單等軍馬互相爭戰無糧食人

太祖差人往招之長鎗等過江撥與李文忠管領守嚴州

太祖差人往楊州招到青軍元帥單居仁馬某等軍馬過江令守常州居仁單大舍糾同

城呂黃包頭元帥陳保二執頭目叛降張士

三

誠李文忠哨杭州咸林獲陳保保

太祖問保二曰你將我常州頭反去張家有得還我否保二不答殺之後單大舍領軍把宜

典

太祖令單居仁招其子曰

上位待我甚厚你妻子皆在你可過來其子答

曰我已投人不復顧父母妻子忠孝不兩全

拜辭而去充蘇州生擒之

太祖召居仁曰你子已就擒與你自處之居仁

曰不忠孝當碎其肉於市曹凌遲處死

太祖仍以鄉里舊人待居仁致仕還鄉

一

太祖渡江先克太平立太平興國翼元帥府克建康立江南等處行中書省江南等處行樞密院帳前親兵都指揮使司五翼元帥府五

部都先鋒府秦淮翼元帥府設百戶千戶萬戶總管統軍元帥參議府左右司省都鎮府

司理問所斷事廳兵馬司按察司營田司歷經司博士廳照磨所管勾所充鎮江立鎮江

翼克常州立寧國翼克廣德立廣德翼克常

四

州立常春翼克徽州立雄峰翼克嚴州立德

興翼克婺州立金華翼克處州立安南翼克衢州立金斗翼克信州立龍虎翼克諸暨立

諸暨翼

一

太祖命徐達攻常州於甘露下營張士誠弟士

德來戰連調元帥王玉等殺敗士德策馬走

王玉令男虎子追之士德遇坎墜馬虎子擒

太祖大喜曰張士誠謀主士德其人智勇彼我

擒之張氏之事成敗可知矣遣人往平和好

士德母痛之議令士誠歲貢糧十萬石布一
萬疋永爲盟信就以廖同僉易士德

太祖不從士德以爲失身事無所成陰寄書與
兄士誠可降元朝以爲之助遂不食而死

指揮我親身也胡院即我心腹也身包其心
心得其安心若定身自然而定汝必於我男
處丁寧說知將胡院判以真心待之節制以
守之使我所圖之易成只此

太祖嘗曰與我取城子的總兵官妻子俱要在
京住坐不許搬取出外

一

太祖立義子保兒周舍道舍柴舍馬兒金剛奴

六
國初事蹟

五

也先買驢真童潑兒後令歸宗

一
作詩

一戊戌年四月

太祖親征婺州有男子進一女子約二十歲能

六
國初事蹟

六

太祖曰我取天下豈以女色爲心誅之以絕進
獻

一

太祖自建康冒冰雪至婺州感寒氣腹疾不已
醫士嚴景明以藥調治即愈就書良醫景明

四大字賜之

一紹興儒士王原章能作梅來金華見

大事速成彼事一節正謂保指揮我之親男
薪雖今將士英雄實賴賢豪謀佑勇者必勝
胡大海我之心腹前者曾聞二人不且保

太祖甚待之曰我克紹興着你做知府賜衣服

太祖克婺州遣使往處州招叅政石抹宜孫不從後命僉院胡大海克其城

太祖聞劉基章溢葉琛皆國士也特遣宣使樊觀齊幣禮徵聘基等到京授基中丞溢中丞授琛洪都知府基知天文

太祖嘗以國師先生稱之後封誠意伯

太祖克婺州遣儒士陳顯道招方國珍以次子

國初事蹟

亞闢爲質令郎中張本齋降書獻溫台慶三

太祖發其子回授國珍江南行省平章福建行

密院僉院降以銀印遣博士夏煜齋往慶元開衙門止是國珉行用行樞密院印其餘印信留而不用心持兩端覘伺成敗

太祖寬容之後國珍檢校燕敬進金鞍玉轡

太祖正克江西李善長遣其使就往進獻

太祖謂其使燕敬曰我取天下用的是馬奚用

此物次國珍又進大西馬四匹

太祖曰此馬可踏街道賜將官克蘇州

太祖命御史大夫湯和取慶元國珍懼十年不改正朔下海避之繼又請降惟姪方明善拒敵後亦降

太祖以國珍既不念舊惡授國珍廣西行參政起造千步廊一百間報功其次子亞闢獻三

郡海船水手數萬及建言沿海築城立衛所

防倭

太祖從之

國初事蹟

太祖克婺州遣掾史周德遠往衢州招廉訪使

宋伯顏不花不從後命常遇春引兵圍城九月克之執宋伯顏不花到京

太祖數之曰爾旣守城城破不死非忠臣也且百姓何辜使遭鋒鏑以鞭決訖三十後用提刑按察司問鄧福被排陷事反以本人不合

告按察司官壞了衙門坐罪

太祖訪察之數伯顏不花曰爾本俘囚我宥而用之元朝因護黨往往屈人壞了天下今爾

復襲舊弊杖殺之

一長鎗叅政謝國璽與邢何二同僉等軍馬

自淮西經宣州至杭州嚴州因院判劉九

殺死元帥趙小九攻破其城九九走衢州國

璽納九九之妻追至衢州城下宋伯顏不花

閉門不納國璽等復經金華東陽駐扎

太祖特遣掾史遠子禮往招之邢何二同僉道

萬戶襄敬齋書請降惟謝國璽不從走杭州

李文忠克城國璽自以守宣州時殺長鎗湯

元帥聞其子在文忠部下欲報父讐而縊死

八國初事蹟

九

太祖克婺州僉院胡大海領兵圍紹興其子胡

三舍王舅等三人犯酒禁

太祖命誅之都事王愷諫曰胡大海見總兵攻

紹興可以本官之故饒他

太祖怒曰寧可胡大海反了不可壞我號令自

抽刀殺之

一濠州胡家有女守寡

太祖欲納之其母不從後聞隨軍在淮安不曾

適人

太祖遣人以書達平章趙君用請主之君用以
胡氏同其母送至

太祖納之立爲胡妃

一青軍馬元帥過房得常州孫府判女爲女

太祖納之有寵爲妃後訪得妃兄孫伯英在衢

州差貴赤老張起取到京

太祖大悅賜以金銀段疋令龍潭把關不久除

斷事官陞河南行省叅政任太傑寺卿妃卒

太祖令守妃墳以事累死

一苗軍左丞楊完者有軍十萬自上江順流

八國初事蹟

十

而下入杭城守之調省部鎮撫李才領閩徽

州

太祖命院判鄧愈胡大海拒戰殺死李才苗衆

遁走完者後脅江浙丞相塔失帖木兒生婚

強娶平章慶童之女爲妻張士誠降元朝塔

失帖木兒陰通士誠發兵至湖州市圍營之

完者出兵不及自縊死兵散部將員同僉領

元帥蔣瑛等三萬人來降

太祖率瑛等攻克婺州就隨胡大海鎮守壬寅

二月初七日瑛等刺殺大海叛降張士誠

太祖痛悼不已於聚寶門迎喪復令金華城中

建祠塑像遣使祭之後李文忠克杭州擒瑛

等至京

太祖命取大海畫像於市曹懸掛刺蔣瑛等血

祭之凌遲處死

一樞密院判謝再興乃都督朱文正岳父跟

隨

太祖克婺州與胡大海打紹興回

太祖以親命守諸暨離城數十里張士誠令呂

同僉於溪上築一壩每年水發必是渰城再

開初事蹟

二

興不時偷掘其壩力戰功多再興心腹人左

總管糜萬戶嘗以違禁物私往杭州易貨

太祖恐泄國事拘拿左糜二人殺之以首懸於

再興廳上

太祖自主婚以再興次女嫁與右丞徐達復取

再興回京聽宣諭另遣參軍李夢庚往諸暨

節制焉却令再興回還聽調再興既到諸暨

愧無權勢出怒言曰女嫁不教我知似同給

配又着我聽人節制知府欒鳳就執參軍李

夢庚元帥王玉陳剛以諸暨全城軍馬赴紹

興投降惟總管吳汝明棄妻子走回

太祖以其忠義賜以小千元帥妻後再興弟謝

三謝五守餘杭李文忠圍之諭其降謝五於

城上拜言曰保得我性命便出降文指天誓

曰我是總官兵不得殺你謝五以城降

太祖即取赴京文忠奏恐失信人後無肯降者

太祖曰謝再興是我親家反被背我降士誠情

不可恕仍將謝五等凌遲了

一元帥葛俊等守廣信不服李文忠調俊爲

羽林衛指揮隨

太祖龍江點軍不散

太祖召而問之俊對曰葛俊

太祖怒曰不散主何意廣信不服調是你命誅
之發其子雲南充軍永不用

一

太祖遣千戶王時等齋銀三千兩往方國珍附

搭海船到大都體探元朝及李察罕帖木兒

李思齊等軍馬事情國珍差吳都事同去既

回帶到馬伍十匹

太祖問李察罕帖木兒下山東江南震動遣使通好時陳友諒據上江雙刀趙括安慶張士

誠據蘇州故有北方之好元朝遣戶部尚書

張昶郎中馬合謀奏差張璉齋襲御酒八寶

頂帽榮祿大夫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宣命詔書昶等航海至方國珍處行中書

及一年國珍二次差人以其事達于

太祖不答國珍以爲若不置於他處禍將及我遂令昶等往福建平章無只不花差人往建昌王溥平章達其情溥欣然遣儒士饒某等

開初事蹟

主

到京奏昶等在鉛山界首等候太祖命扶璉郎劉宗啓於廣信迎之昶等果至宗啓伴至衢州械昶等到京城外裸其體入城至省前

太祖賜各人衣冠不拜

太祖怒曰元朝不達世變尚敢遣人扇惑我民

將出廢之昶無一言惟馬合謀抗對口出不遜之言

太祖令壯士縛之至暮留昶以一死囚代之與馬合謀張璉出聚寶門外誅之以三人首發

於福建界首先示衆監刑官都事韓留亦誅之數日後

太祖謂劉基宋濂曰元朝送一大賢人與我爾等可與之議論及出乃張昶也除部中書省都事不久陞叅政自執政多

上意賞賜甚多權勢震動李文忠克杭州執平章長壽丑的管等官到京

太祖曰此等元朝大臣給以腳力路糧送至境上任其還鄉昶心懷舊主以國事通獲其書太祖令馮國勝楊憲鞠之處以極刑

開初事蹟

主

太祖謂丞相李善長曰被他每弄我這幾年碎其骨投於水

太祖謂丞相李善長曰被他每弄我這幾年碎張來碩諫曰熊氏已許叅議楊希烈若取之於理未當

太祖曰諫君不當如此令壯士以刀碎其肉後參議李飲水與希烈弄權不法丞相李善長核實奏之

太祖將二人黜而云奸狡百端詭譎萬狀宜此

刑割飲水之乳即死剝希聖之鼻淮安安置

後希聖兄楊憲任江西叅政來朝

上至鄱陽湖友諒聞援兵至解南昌圍退出
康山與

太祖謂憲曰爾弟弄權我已黜之仍給熊氏與

他憲叩頭曰臣弟犯法當萬死焉敢納之

太祖曰與之熊氏遂往

一張士誠圍安豐劉福通請兵救援

太祖親援初發時大使劉基諫曰不宜輕出假

使救出來當發付何處

太祖不聽經過廬州平章左君弼不出迎及安

豐兵敗回攻廬三月不克時僞漢王陳友諒

入國初事蹟

五

親率高稍子戰船兵號六十萬圍江西南昌
府雲梯等攻其不利時擊攻雖急而都督朱

文正城上發砲石擂木火箭無不破之僅及

三月守且將盡援兵不至事急文政遣捨命

王詣友諒營詐言約日出降友諒緩其攻至

期城上旗幟一新至暮不出友諒縛捨命王
於城下游營殺之文正堅城以待援至聲息

到廬州

太祖纔知之謂徐達等曰爲一廬州而失江西

大郡豈兵家之法遂解圍親率戰船蔽江西

太祖大戰

太祖頗懼問劉基氣色如何基曰我兵必勝之
氣當力戰友諒果中流矢死兵船盡降

太祖謂劉基曰我不當安豐之行使陳友諒乘
我之出京城空虛順流而下擣我建康誠進
無所成退無所守友諒不攻建康而圍南昌
此計之下者不亡何待乃知

天命有所歸也遂班師

入國初事蹟

六

太祖克江州僞漢陳友諒下僞平章祝宗丞相

胡廷遂聞知遣人齋書以南昌來降

太祖旣到南昌命宗與同僉康泰跟隨徐達攻

武昌宗等中途叛回南昌據城叅政鄧愈遁
走宗執知府葉琛等官殺之聞大軍來復棄
城走江西平陵後

太祖曰得江西是去陳氏之一臂況其地乃楚
之重鎮爲吳江南之藩屏人好訟難制山寨
來者多非骨肉老成莫能治之是命親姪文

政爲大都督府左都督節制中外諸軍事往

鎮江西

太祖特選儒士郭子章劉仲服爲輔佐叅謀文政到鎮招諭山寨來降頭目盡皆歸順好訟者誅之號令嚴肅遠近震懼豈期荒淫惟任掾史衛達可等小人爲心腹專用民間閨女用則留數十日不用即投之於井爲數甚多凡遇

太祖差人到彼公幹多以銀段餌之受者蔽而不言其惡按察僉事凌說新到任察其實劾

奏之

太祖即取回文政問罪其郭子章劉仲服衛達可王三元帥不見阻皆誅之及部下隨從行事頭目五十餘人盡皆斷其腳筋太祖旣問文政明白欲治之

皇后諫曰文政雖驕縱自渡江以來克太平破陳也先營取建康多有戰功及堅守江西陳氏強兵不能克皆其智勇也況乃骨肉親姪縱有罪亦當宥之

太祖曰 后言是也且釋之未久

太祖命文政整點荊州城回京未用復出不遜之言

太祖意其懷不軌欲廢之 皇后極諫曰文政止是性剛恐無此心文政母見存當念其母子之情用典赦之且見親親之義

太祖從 后言宥之復遣文政往濠州祭祀暮夜與從人議有異志從人備告

太祖廢之及分封時其子守謙爲靖江王以奉

其祀

一都督朱文正守江西以各府山寨頭目或

降或叛反覆不常起發到京

太祖曰此等心持兩端之人盡投於水

一李文忠守嚴州取娼妓韓氏在家宿

太祖知之差人將韓氏誅之召文忠問罪皇后勸諫復令還嚴州旣至儒士趙伯宗宋汝章乘機說文忠曰此去得回若再取不得回也當早別圖之文忠於是使伯宗等潛往杭州張四平章處通好伯宗旣回文忠與郎中侯原善掾史聞道議降書聞

太祖差刻期齋親筆家書復召文忠文忠得書

甚喜比到京

太祖大悅撫之甚切賜以好馬銀兩令文忠速還嚴州用心鎮守文忠既還與侯原善等曰

我幾乎着你等誤了此事當何如區處若事泄何面目見

上位原善曰大人等饒我等性命當有箇處置止是餌此二人無言語爲上計文忠悟之仍以書付伯宗等以筵宴餞之使其醉令宣使俞也先管送至船比到大浪灘下文忠已令發合伺候於灘岸呼船近岸曰官人再有分

國初事蹟

卷一

付言語發上舍船將伯宗等縛投於水

一

太祖嘗曰濠州乃吾家鄉張士誠據之我雖有國而無家是以遣龔希魯潛往濠州說蕭把

都後把都以濠州降
太祖曰今日有國有家遂我志也於是經理濠州城修治

太祖嘗曰浙江寺院田糧多寺僧惟務酒肉女色不思焚修盡起集京城工役死者甚衆

皇祐諫曰度僧本爲佛教爲僧犯戒自有果報今使工役死亡有所不忍

太祖從后言盡釋之

太祖命馮國勝圍高郵僞僉院某開門詐降國勝輕信輒令指揮康泰數百人先入城俞其於城樓上急放下閘板閉其門盡殺之太祖知不利即召國勝回決以大杖數十罰其步走高郵國勝怒四門齊上一鼓而破之俞

某就擒

國初事蹟

卷二

太祖以陳寧爲浙東按察使無行皂隸小毛赴

京訟之

太祖捉取自問伏罪

太祖曰這是禽獸之行豈是你讀書人爲下應天府獄一年歲盡抑至聚寶山聽決

太祖坐於山上令百官地坐數其罪而且宥之除太倉市舶提舉

太祖曰若盜我船貨那時處死後至御史大夫與胡惟庸爲黨死於極刑

一

太祖克建康獲元帥者林宥其死而復其職不久逃之杭州

太祖曰林恩舊主既去勿追後任廣西省平章廖永忠克廣西者林來降到京

太祖集百官數之曰爾元朝臣子既失城池不死我宥爾罪復爾職背我而逃且爲其主也今又失廣西分當一死不死來降不忠之人豈可留之殺於市

元至元間楊璉發宋朝諸陵以理宗

國初事蹟

主

首骨截爲飲器

太祖旣得燕都命守臣吳勉尋訪到京

太祖命埋之於城南寺及覽浙江所進地圖有

宋諸陵復命瘞于舊穴

一

太祖以許元爲祭酒還家祭祖受

太祖及皇太子厚賜浙江按察僉事程孔昭

効元不當用象牙床及杭州娶妾

太祖以元安置南雄後遇赦恩回家王

子祭

胡大海回家奏元安置人數不在赦例赦罪

人不赦安置提元到京下獄病死

一

太祖早晚於西樓上決事皇后潛聽之如聞上怒候上回宮詢問今官處何事怒何人不以輕重直言諫曰上位已有五子正好積德不可縱怒殺人致使冤枉活人性命乃子孫之福國亦久

太祖從后言決事一從律

一宋濂孫宋子衛坐黨逆命誅之皇后諫曰田家請一先生尚有始終不忘侍師之禮宋濂親教太子諸王豈可無師生之義況濂

國初事蹟

主

致仕在家必不知情可赦其死

太祖從后言以濂發茂州安置

太祖從后言以濂發茂州安置

一

太祖旣得燕都專設大河等衛打造二百料匾淺船每一船載米二百石經由黃河入濟寧開河至臨清下衛河以達北京

一

太祖克建康都之嘗以六朝折數不以深意遷都後得汴梁親往視之曰四面受敵之地亦

有建言遷長安者

太祖曰漕運艱難且已之

太祖克婺州宣諭百姓曰我兵足而食不足欲加倍借糧候克浙江乃依舊科徵後擒張士誠以加倍糧免之惟僧道不免

太祖渡江或親征或遣將克取城池令曰凡入敵境聽從稍糧若攻城而彼抗拒任從將士檢刮聽爲已物若降即令安民一無所取如此則人人奮力向前攻無不取戰無不勝

入國初事蹟

卷

太祖克建康御史大夫福壽死之

太祖命於城中立祠每歲祀之後訪得秦原之周良卿立某三人素有德行以禮延納詢以政事號曰三老敬之甚厚

一

太祖於國初所克城池令將官守之勿容儒者在左右議論古今止設一吏管辦文書有差失罪獨坐吏將官正妻留於京城居住聽於外處娶妾

一

太祖於國初造軍器以銅爲箭翎將士攻城時繫拉地綿裙或紅或青綠以其虛胖箭不能入頭戴闊簷紅皮壯帽插猛烈二字小旗後地廣易用鐵甲等器

太祖於國初以地狹糧少除守城軍士四十日支糧一次准作一月口糧出征軍士不支總兵官給榜聽於敵境遠近鄉村山寨招安百姓送納糧草供給

入國初事蹟

卷

也先得廣信調周舍郎沐英也

一

太祖所克城池得元朝官吏及儒士盡用之如有逃者處死不許將官擅用

太祖嘗曰河南李察罕帖木兒兵威甚振先遣

楊憲往彼通好及察罕帖木兒下山東又遣

汪和往彼結援不意田豐王士誠刺殺察罕

帖木兒

太祖以孤兵獨守別無趨向成敗當聽其自然

在後滅陳擒張信知天命有歸即位後遂圖

中原

太祖於國初編律頒行各衙門遵守豈期犯法

者多

太祖曰我欲除貪職官吏奈何朝殺而暮犯今

國初事蹟

卷一

後犯職者不分輕重皆誅之後再編律令枉法不枉法輕重罪之著爲令

一

太祖立富樂院於乾道橋男子令戴綠巾腰繫紅搭膊足穿帶毛豬皮靴不許街道中走止

於道邊左右行或令作匠穿甲妓婦戴皂冠

身穿皂褶子出入不許穿華麗衣服專令禮

房吏王迪管領此人熟知音律又能作樂府

禁文武官及舍人不許入院止容商賈出入

院內夜半忽遺漏火延燒脫歡大夫衙係寄

收一應贓物在內

太祖大怒庫官及院內男子婦人處以重罪復移武定橋等處

太祖又爲各處將官妓飲生事盡起赴京入院

一

太祖以火德王色尚赤將士戰襍戰裙壯帽旗幟皆用紅色頭目馬用大黑領搭竿大黑纛頭以壯軍容

一

太祖克建康謂武官曰聽從開墾荒田以爲已業文官撥典職田召佃耕種送納子粒以代俸祿和州有李善長職田參軍郭景祥覈出

國初事蹟

卷二

訛步不實太祖曰此蓋佃人作弊於面上刺田字以警其餘

太祖於國初令各府織造月辦段匹打造鐵甲起解過期不解官府處死

一

太祖親征城池給民戶由俱自花押後追之人

太祖親征城池給民戶由俱自花押後追之人

以上吏害民令各府縣避貴對遷地里生疏

不知民之貧富自然無弊後不用市民於鄉

村農家取識字來用

太祖以遁送使客夫輜不勝苦民曰人雖有貴

賤其口體則一今後使客有符驗止是大二

名按察司官及出使外國者給夫四名但於田糧內出錢顧工不許擅役良民勞其筋骨妨奪農務情願者受額聽從其便

入國初事蹟

七

太祖國初以來朝政有失無人肯言立親法議理司以汪廣洋李勝瑞爲執法官置白牌於上書執法議理如有失處許持牌直言極諫太祖從之

一同僉廖永安於太湖被張士誠執去弟廖永忠襲職永忠隨

太祖鄱陽湖與陳友諒戰有功後陞平章克兩

廣封德慶侯

太祖以永忠僭用龍鳳不法等事處以死罪廖

永忠死於蘇州

一楊憲凌說高見賢夏煜嘗言李善長無宰相才

太祖曰善長雖無相才與我同里我自起兵事我涉歷艱險勤勞簿書功亦多矣我旣爲君

善長當爲相盍用勲舊也今後勿言

太祖親征宣州長鎗元帥朱亮祖出城拒戰

太祖躬自擐甲督兵交戰亮祖敗走以所管軍馬降元帥謝國璽等棄城遁

入申初事蹟

六

太祖選精壯軍專於帳前守禦名曰金陵橫舟鐵甲交鎗皇五等把都兒屬帳前親兵都指揮使司領之

一

太祖察知應天府民間鄉司專於鄉村書算田糧增減詭寄躲避差役壞法害民漆髮點面以示衆

一胡大海克蘭溪獲僧人孟月庭搜得天文

地理書大海留在帳下

太祖親征婺州過蘭溪大海以月庭見

太祖得其天文書甚喜問月庭原師何人月庭

曰龍游來得明精於天文

太祖請降開東門納兵

太祖克婺州立觀星樓於省東亥與月庭登樓仰觀天象至更深得其指授就令月庭長髮娶妻待之甚厚跟隨

太祖回京後得處州劉基江西鐵冠亦能天文月庭與之論不合嘗有犯上之言

太祖不加罪發和州住坐參軍郭景祥奏月庭毀謗

太祖差校尉杖殺之

國初事蹟

三

太祖圍婺州駐蹕西峰寺基上城中人見五色雲罩元帥劉脫因不花詣曉天文曰此乃瑞氣不日城破必及二日同僉寧安慶以城降

太祖親征婺州圍城一日處州參政石抹宣孫遣元帥胡深以獅子頭作前陣來戰

太祖命胡保舍領馬步軍迎之一戰而擒前鋒

元帥李肩章胡深敗走次日攻城不克樞密

同僉寧安慶與守將帖木烈思不何夜遣都

太祖爲儀同三司江南等處行中書省左丞相

太祖曰若事業成當共享富貴指天誓之務不失信給以飛字號五百入城之日於本部將帥家照証以明順逆既入廉訪使楊惠達魯花赤僧住死之

太祖即命騎士齋令牌徧告軍中曰毋殺人毋擄女婦毋燒房屋違者依軍法斬兵不離五市不易肆開倉以濟貧民撫慶州石抹宜孫毋遠城中犯鋒鏑死者屍獲臺治書帖木烈

國初事蹟

三

思僉事安慶院判石抹厚孫開設江南等處行中書省分省行樞密分院金華翼元帥府改婺州爲寧越府陞院判胡大海爲樞密院寧安慶爲樞密同僉儒士王宗顯爲寧越知府命胡大海率領五翼元帥等大軍以取紹興以帖木烈兒爲集賢大學士差知事夏文達伴送赴京至嚴州夜遁

太祖曰各爲其主勿追三月命元帥陸仲亨引兵攻衢州不克五月

是月陳友諒陷太平許瑗死之

一胡大海克嚴州得儒士王宗顯問人及大海克蘭溪進攻婺州不克回蘭溪集

城守之

太祖至蘭溪大海以宗顯見

太祖曰爾與我同鄉里正濟所用命宗顯潛至婺城察聽事體宗顯到於近城五里識吳世傑家察得城中守將各自爲心回告

太祖甚喜

太祖曰我得婺州令汝作知府

國初事蹟

卷一

國初事蹟

三

太祖曰金華是吾親征之地乃浙江東南之重

鎮密邇江西福建浙江敵境必得重望之臣
鎮之改分樞密院爲江南分省陞僉院胡大
海爲本省叅政未久苗軍元帥蔣瑛等謀叛

殺大海至夜半殺都事王惟據史張誠次日

早逼勒一城男女數萬出南門經台州仙居

縣殺右丞方國璋赴紹興張士誠降事聞

太祖改江南分省爲浙江東行省陞同僉朱文

忠爲本省左丞總制處州等五府一州軍馬

把都楊憲爲左右郎中叅贊之

太祖謂憲曰朱文忠乃吾甥也年小未歷練方
面之事皆從爾主之如有差失罪只歸你

一饒州平章吳宏調守撫州

太祖命于光爲江西叅政特遣楊憲齋印信令

光開設分省於饒州吳宏原部下吳三尉不

服糾合王思義謀叛據城光遁走浮梁憲在
城無馬走憲以大義曉諭思義思義欲憲到
京明其不叛留之不殺及江西大軍復饒州

思義入福建憲得克回京以前在金華時朱

文忠用儒士屠性孫履許元王天錫王禕干

預公事聞于

太祖差人提取屠性等五六至京內王禕許元
王天錫發充書寫惟屠性孫履誅之陞憲爲
提刑按察使得前官單居仁不合將職罰易

作貨物營利優給吏典勅奏

太祖曰單居仁杖一百不用吏典追贓發和州

種田復陞憲江西行省叅政再調山西叅政

陞御史臺中丞

太祖嘗曰楊憲可居在位憲數言李善長無大

材胡惟庸謂善長曰楊憲爲相我等淮人不得爲大官矣憲因劾汪廣洋不公不法李謹長奏排陷大臣放肆爲奸等事

太祖以極刑處之

一處州苗帥賀仁德李祐之謀叛殺院判耿

再成元帥宋文剛知府王道童據城以守

太祖曰朱文忠軍馬不敷調用命平章邵榮領參軍胡深等軍馬往復處城未至紹興張士誠乘隙調呂同僉寇諸暨文忠以嚴州兵少又兼密邇桐廬賊境衝信兵出江西無以應

入國初事蹟

三三

援金華止是文忠獨守城亦空處況隔諸暨

一百餘里計無所出文忠與都事史炳謀議兵貴虛聲揭榜於賊境詐云平章邵榮領兵五萬已出江西右丞徐達領兵五萬已出徽州約會金華尅日進抵諸暨勦捕賊兵見榜具告呂同僉欲退五里下營以待決戰當有降卒走報同僉胡德濟得其實與院判謝再興分門以守至夜半令軍士飽食高聲發喊鑼鼓砲銃震動天地一齊出城寇營驚流人馬奔走自相蹂躪德濟等督兵追殺橫尸滿

某事首告

太祖命壯士執邵榮趙某連鎖置酒待之問曰我與爾等同起濠梁望事業成共享富貴爲一代之君臣如何要謀害我榮答曰我等同年出外取討城池多受勞苦不能在家與妻子相守同樂所以舉此謀不飲酒止是追

悔而泣

入國初事蹟

孟

太祖亦淚下邵某呼趙榮曰若早爲之不見今日獵狗在床下死事已如此泣何益惟痛飲太祖欲禁錮終身聽其自死常遇春曰邵榮等反得成豈肯留我等性命妻子亦沒爲奴婢上位有天命其事敗露乃天誅之也今反留之是違天也勿教後人倣倣遇春心實不甘太祖命縊殺之籍其家

太祖於國初立君子舍人二衛爲心腹選文官

野惟呂同僉部下先鋒過河潰死片不返寇敗之後邵榮至就領胡琛等兵攻破處城李祐之縊死賀仁德就擒誅之七月邵榮回京八月榮與叅政趙某謀爲不軌元帥朱某以

子姪居君子衛武官子姪居舍人衛以宣使
李謙安子中領之晝則侍從夜則直宿更番

一

太祖用高見賢爲檢校審察聽在京大小衙門
官吏不公不法及風聞之事無不奏聞

太祖知之又與僉事夏煜惟務劾人李善長等
畏之及兵馬指揮丁光眼巡街生事無引號
者拘拿充軍又凌說楊憲執法不阿

太祖嘗曰有此數人譬如惡犬則人怕見賢又
建言在京犯賊經斷官吏不無怨望豈容輦

入國初事蹟

五

轂之下居之及在外犯賊官吏合發江北和
州無爲住坐彼種荒田甚多每人撥與二十
畝開墾亦且得人納糧當差

太祖從之以參軍郭景祥督之

太祖差按察僉事安慶撫諭及內官佛保整理
種田一日

太祖親坐黃船忽到和州登岸駐馬移時叫出
前鎮江知府楊遵數之曰爾楊仲弘之子有
學問多才能止是心忍徐達曾言爾將鎮江
百姓田畝增加分數見得糧多人目之曰韁

田楊又將斛面削去支糧與軍少了升合積
下糧米久無歸着留爾在世恐生別事誅之

高見賢被楊憲舉劾受句容王主簿豹皮等
贓發和州種田先在後者指而罵田北路是
你開今亦到此是報也夏煜亦犯法

太祖取到湖廣投於江丁光眼害民事發胡惟
庸問招明白

太祖命誅之

一高見賢奏採史張有道賣選

太祖命楊憲鞠之有道招受同鄉徐君瑞買求

入國初事蹟

三

樞密椽史銀十兩律該杖一百

太祖命分屍示衆憲奏曰臣職專執法不該死
而誅之是臣壞法也

太祖從憲言依律

一

太祖在婺州夜出私行遇巡軍阻之小先鋒張
煥從行謂巡軍曰是大人巡軍曰我不識是
何大人只知犯夜者言之再三已之次日

太祖賞巡軍米二石不復夜出